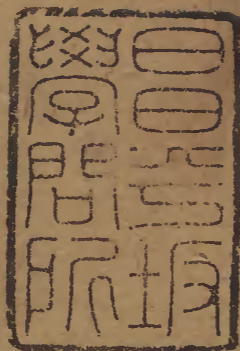


大金國志

自七  
至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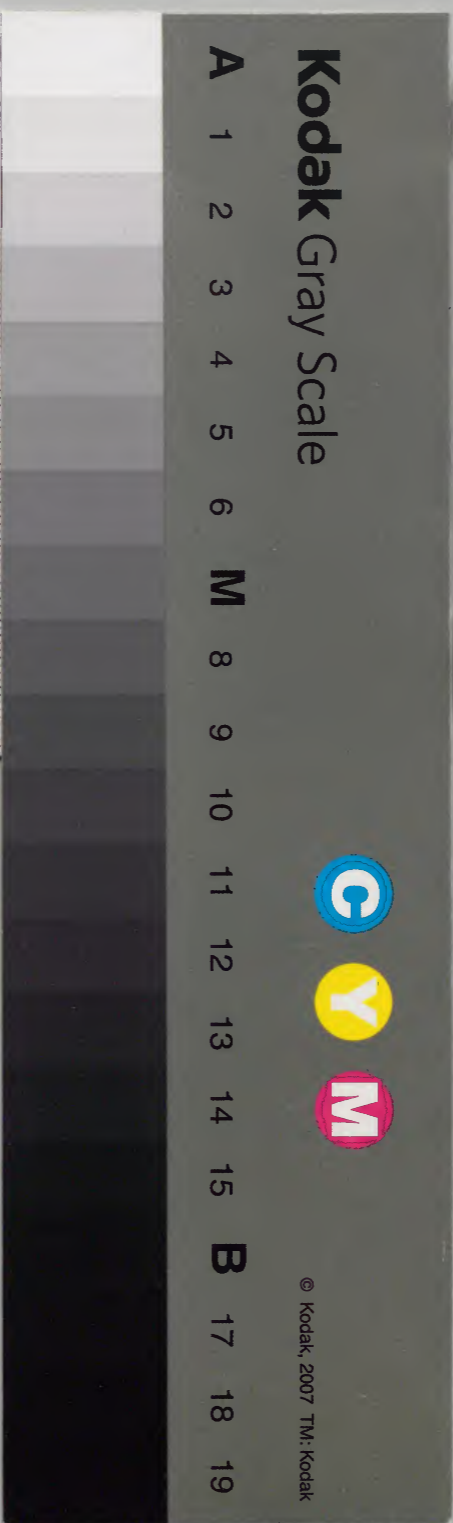
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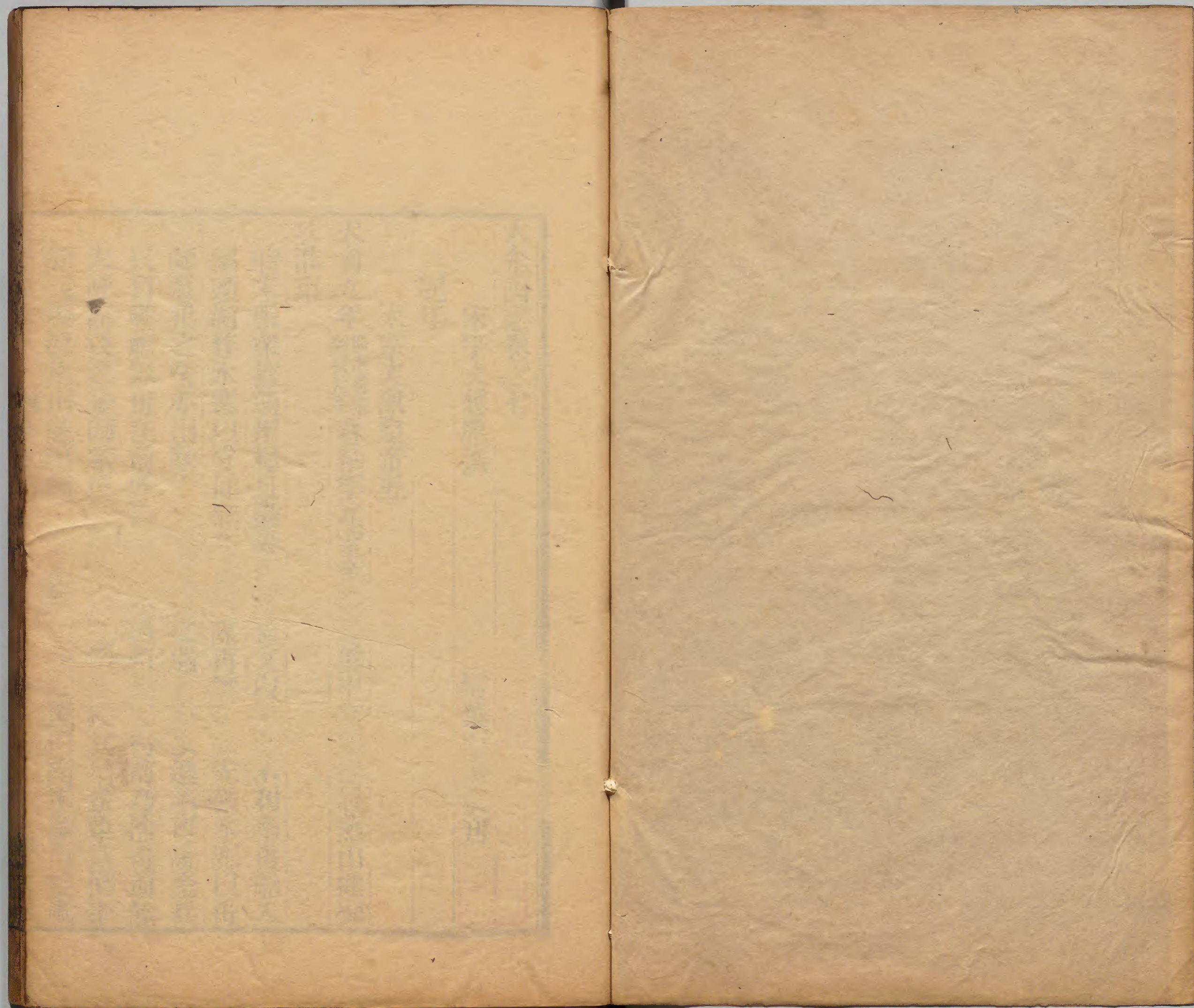
		五	漢
		〇	書
		九	門
四	一	八	
冊	架	函	類

庫文閣內			
三	五	漢	
〇	〇	書	
九	九		
冊	冊	類	
架	冊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099
冊數	4 ( 2 )	
函號	286	13









大金國志卷之七

宋宇文懋昭撰

葉山房校刊 庫

紀年

太宗文烈皇帝五

天會九年

時宋高宗紹興元年

春粘罕兀室余覲居雲中寓里嗚居燕山撻懶

攻淮東

時宋張榮據通州糧且盡殺人爲糧又以地勢不利率舟船入

縮頭湖作水寨以守撻懶在秦州謀再渡江欲先破水寨以舟

師直犯之榮亦出數十舟載兵與之遇倉皇欲退不可覘金兵

只有戰艦數舟在前餘皆小舟水退阻隔不得前乃捨舟而陸

大呼而攻之金師不得騁舟中自亂溺水獲其壻盆輦撻懶率

餘兵奔還楚州遂退師蓋金本無全勝之理但南軍多自望風



而潰如陳思恭勝兀朮于姑蘇張榮勝撻懶于秦州此方全勝之時夫何難勝之有

粘罕自雲中以燕雲漢軍女真軍一萬人付右都監耶律余覲北攻耶律大石林牙耶律佛頂林牙于漠北曷董城旣行拘余覲妻子于女真城

大石佛頂天祚之族也林牙者契丹之官也曷董城者契丹之北土也使余覲北行以覲乃契丹族類知其巢穴止付以女真漢軍又質其妻子宜乎余覲之蓄憾也

起燕雲民兵北攻曷董城仍起燕雲河東夫運糧隨余覲行

曷董城自雲中由貓兒莊銀甕口北去地約三千餘里盡沙漠無人之境是行也三路之夫死不勝計車牛十無一二得還

夏撻懶之衆自淮東歸淮北休兵于宿遷縣樂馬湖

撻懶自天會八年攻淮南至是方渡淮休兵于宿遷是行也攻戰之久人馬疲弊旣至宿遷復值馬災死亡殆盡金兵食之不盡往往棄擲道路時新爲張敵萬所敗銳氣沮喪又南兵已復淮東去金兵不遠且多傳南兵襲之軍中每夜無故而驚加之寇盜乘時竄起東北大恐撻懶不敢遽回故自是歲四月屯宿遷至七月率衆北歸以劉豫請兵戍邊因留太乙孛堇屯劉伶莊訛里也屯淮陽而去

完顏沒立與烏魯折合以數萬騎分爲兩道南征一自鳳翔一自階成出散關約日會和尚原宋吳玠吳玠歆血誓衆爲備甚力已而烏魯折合先期而至陣于原北玠率諸將列陣待之更戰迭休烏魯折合大敗由他道遁去沒立方攻箭箬關玠復別選將擊退之二軍卒不得合 渤海萬戶大撻不也過淮陽知軍張渙置酒



于舟中渙因語及劉豫卽位撻不也撫掌嘆曰某大遼之大姓氏也大金初招某許開國遼東其後被堅執銳從軍爭戰積有年矣雖一郡安閒未可得也豫山東一郡守耳執孤援寡出降而已今當是任豈不負某也

大金用兵惟以和議佐攻戰以僭逆誘叛黨如許撻不也開國遼東而役于軍旅高永昌嘗爲鄰壤而殺于海島余觀嗣守大遼而罪及夷族折可求列土西秦而害以醜毒杜充許之中原而囚諸囹圄是也

粘罕禁竊盜及一錢者罪死

此高慶裔勸以重刑止盜也爲盜者知劫竊均于一死故竊盜息而劫盜盛

高慶裔請于粘罕令諸州郡置地牢深三丈分隔死囚居其下徒

流居其中笞杖居其上外起夾城重塹以圍之粘罕行其說 河東南路都總管蕭慶招降大行紅巾首領齊實武淵賈敢等送于粘罕罕盡殺之于獄然殺降不祥自齊實之徒被害無復降者也初婁室死兀朮遂會諸道及女真兵合數萬人南征宋張浚命吳玠先據鳳翔之和尚原以待之兀朮造浮梁于寶雞縣渡渭攻原與吳玠連三日戰三十餘陣大敗兀朮中流矢僅以身免于是兀朮始自河東還燕山

兀朮自天會七年秋離燕山率衆南征旣而回攻陝右以侵劍外至是歲冬由河東歸燕山是行也宋陳思恭戰于姑蘇韓世忠戰于大江劉錫戰于富平吳玠戰于劍外凡四戰皆敗雖世忠與錫失利然南軍亦大戰久之軍不無損加之往返萬里首尾二年其徒銷折十存三四往往扶鼻呻吟而歸至于兀朮尚



以箭瘡帛攀其臂兀术始行有從馬數百至是宿六馬而還平陽守蕭慶以三馬奉之兀术之衆自是不振

粘罕以撒离曷為陝西路經畧使屯軍于鳳翔

黑鋒既死兀术且回故粘罕除撒离曷是職也是時劉豫已立逾年矣陝西之地割屬劉豫而大金于陝西尚設官屯衆何哉時以翟興之軍守伊陽東西路阻吳玠之軍又保和尚原陝西強敵之地人心未安豫雖有得之之名未暇保之故金師未能去也

天會十年

時宋紹興二年也

春粘罕兀室余覲居雲中窩里温兀术居燕山

撻懶居祁州除兀术為元帥府左都監

粘罕論樞密院磨勘文

武官出身轉官冒濫以雲中留守高慶裔參主之奪官爵者甚衆劉豫遣人之元帥府議遷東京及會大金兵共破西京翟興山寨

興沒于陣

自去年冬劉豫弟益守東京益迎合豫意遣在京官屬併父老

史平僧錄德真道錄王從問之東平邀豫遷居東京豫以翟興

大軍見屯西京伊陽山寨相去不遠又陝西道久為興所斷豫

深惡之

時陝西五路盡為大金所破割屬劉豫豫居東平以翟興屯西京東西路阻豫每遣人之陝西則假道于金由懷衛越太行取蒲解渡河以往

故力請

于粘罕期必破興會興將楊偉降具陳破興之計于是發女真

萬戶茶曷馬渡河陽張聲執揚言將欲攻興興盡發以應之楊

偉潛引大軍由間道以襲興營興兵既出衆寡不敵遂力戰而

死興之餘軍無復能振時三月也至四月豫乘執遷居東居是

日大風飛瓦拔木都人震恐豫因曲解之

夏粘罕試舉人于白水泊磁州胡礪為魁

是舉也粘罕密誡試官不取中原人故是歲止試詞賦不試經



義礪係被擄以知制誥韓昉燕人也用昉鄉貫故誤取之初開  
試日粘罕立馬場中呼舉人年老者意謂免試爭走馬前跪之  
粘罕以鞭指揮令譯者報爾無力老奴何來應試爾等若有文  
章何不及第少年爾等今苟得官自知年老死近向去不遠必  
取賊以爲身後計行樂以少酌晚景安有補于國又聞爾等之  
來往往非爲已計多有圖財假手後進者如此則我所取老者  
少者皆非其人也我欲殺爾等又以罪未著白復欲逐爾等亦  
念爾等遠來故權令爾等終場當小心以報國不然苟有所犯  
必殺無赦于是諸生伏地叩頭愧恐而去是歲胡礪之餘中原  
人一例黜之故少年有作賦譏者其畧云草地就試舉場不公  
北榜旣出于外南人不預其中由是士子之心失矣

秋國主如中京時諸將邀上觀遼土及兩河地故有是行諸將會

于燕山將欲迎上于中京兀室獵居庸關遇馳遞者得余覩反狀  
余覩之降大金以爲西軍大監軍久不遷常怏怏其軍合董也  
失其金牌大金疑其與林牙暗合遂質其妻子余覩有叛心明  
年九月約燕京統軍反統軍之兵皆契丹人余覩謀誅西軍之  
在雲中者盡約雲中河東河北燕京守郡之契丹漢兒令誅女  
眞之在官在軍者天德知軍僞許之遣其妻來告時兀室爲西  
監軍自雲中來燕微聞其事而未信與通事漢兒那也回數百  
里因獵居庸之東憩于山上遙見二騎馳遞交相遇于道立馬  
交談久而不去兀室疑之命數騎追一人至詰曰爾何人也曰  
余覩使者以軍事詣燕山槁里統軍司槁里亦契丹兀室曰爾適相遇  
者何人曰此乃槁里統軍使之余覩者兀室曰爾等適立馬話  
及何事曰問候兀室曰非也問候之語無許久又曰話別兀室



曰亦非也話別之語無許久又曰敘家事兀室曰家事故非立馬敘又曰敘往事兀室曰往事亦非立馬敘馳者詞窮面顛又且戰慄不已兀室察其言色兼素疑余覲槁里皆契丹反覆之徒因以詐折之曰我知你二人爲余覲議反者近有人密告余覲槁里反期于今日各有使至我故來此伺之果得爾輩夫何隱焉其人謂兀室果知不敢隱余覲之叛由是敗兀室多計皆此類粘罕之下諸將皆莫及之

族誅契丹統軍槁里元帥府諸將分捕余覲叛黨仍令諸路盡殺契丹諸路大亂月餘方止河東八館五百戶山金司乙室王府南北王府四部族衙諸契丹相溫酋首率衆蠶起亡入夏國及北犇沙漠契丹附大金者由此一亂幾成灰燼兀室至雲中余覲微覺父子以遊獵爲名遁入夏國夏人問以兵幾何云覲兵三二百

遂不納投韃靼韃靼先受兀室之命其首領詐出迎具食帳中密以兵圍之韃靼善射余覲出敵不勝父子皆死兀室馳至雲中盡誅其殘黨仍擅殺粘罕次室蕭氏而還

粘罕自燕山令兀室西捕余覲及至雲中余覲已走兀室盡誅其殘黨及擅殺粘罕次室蕭氏回至燕山請罪于粘罕曰蕭氏本契丹天祚元妃也與兄寶乃仇讎不得已而從彼素忍死以待兄者將有待于今日也今旣見事無成恐或不利于兄且兄橫行天下萬夫莫當而此人帷幄之間可以寸刃害兄于不測矣事當預防某以愛兄之故已擅殺之粘罕起謝旣而泣下噫兄弟同心若是宜乎其能成功也

蔚州守蕭持毛可殺粘罕使者旣叛而獲之平州守郭藥師河東南路兵馬都總管蕭慶下元帥府獄旣而獲免皆困女真之域粘



罕謂財可聚眾以藥師家富盡奪之

郭藥師南北反覆人也藥師以契丹降將被南宋寵遇錫賚之厚不可殫言或引之出入宮禁驕恣浸生是時宋中山帥臣謂其狂功怙寵放縱士卒居處服用率倣遼儀至僭舊帥之禮如置差遣司禮樂司用龍鳳旗鼓之類皆非人臣之分既而藥師外叛導之圍京大金雖以權宜用之其心豈不疑之哉始奪其常勝軍并器甲鞍馬散之繼奪其家財沒入之藥師得不死幸矣

冬雲中副留守李處能

乃宣和間歸朝官賜姓名趙敏修者

以預余觀之叛族誅主以余

觀逆謀乃元帥府不能撫之粘罕以下各決柳條有差旣獲余觀降赦主欲自中京而之燕雲以余觀之亂復還闕 宋叛臣杜充知相州以其孫自江南逃相充不聞官而擅納之為節度副使胡

景山告于粘罕誣充陰通南宋粘罕遣人馳詣相州以鐵鑊鎖充付元帥府獄鞠之

充知相州尚肆作威福箴視同僚人多憾之故為景山乘余觀之亂發之充之付獄鞭箠炮烙備履重刑凡幾年而後脫初粘罕問充曰爾欲復歸南朝邪充曰元帥敢歸南朝監軍敢歸南朝惟充不敢歸也粘罕顧諸將笑之無恥之言一至于此背君負國宜乎大金所不容

元帥府諸將以上已回分歸本所 內樞密院國相楊朴以病死







又敗我師于洵陽我師棄均房回

大金以和尚原天險吳玠備禦嚴密屢攻不勝潛兵由金州路以謀入川吳玠聞之自和尚原提輕兵馳扼饒風嶺金兵既至南軍數戰皆勝死者甚衆金兵積屍而焚將有退意一夕縱所擄婦人以歸南軍郭仲山寨未幾乘夜攻而克之金師既得郭仲山寨乃能乘高下視饒風矣吳玠不能存跡遂焚糧草退保興州金得入漢中首攻米倉山以圖入蜀王彥守之不克兼是時吳玠屯興州劉子羽屯三泉金不無後顧之憂乃退守漢川又洋州興元先自焚而去無以因糧且野無所取殺馬而食之由虢州回

劉豫陷鄧隨等州李成本羣盜降偽齊既得鄧州知襄陽李橫知隨州李道聞之皆棄城而去于是宋郢唐信陽軍相繼陷沒 茲

州守劉慶餘破丹州義士孫韓山寨降其士卒三千人盡殺于平陽府獄 秋起女真國土人散居漢地

女真一部族耳後旣廣漢地恐人見其虛實遂盡起本國之土人基布星列散居四方令下之日比屋連村屯結而起

冬粘罕遣李永壽等使南宋取回齊國之俘及西北士民之在南者且欲畫江以益劉豫是冬金兵下和尚原兀朮屯鳳翔以謀攻

西蜀

天會十二年時宋紹興四年也春宋遣章誼來軍前充奉表通問使時國中

所議事南宋皆不從乃遣誼等請還兩宮及河南地命王倫作書于粘罕所親耶律紹文高慶裔且以資治通鑑木綿皮布龍鳳茶等物遺之逮秋章誼還宋論李永壽所需三事本國互有可否獨畫疆一事未定而粘罕答書又約以淮南毋得屯駐軍馬蓋欲畫



江以益劉豫也誼等還至睢陽爲豫所留以計得免 兀朮攻仙人關與吳玠戰于殺金平爲玠所敗先是大金得和尚原玠度金軍必深入至是兀朮果與撒离曷劉夔率十萬南征進攻鐵山鑿崖開道攻仙人關旣至金軍據高嶺爲壁循嶺東下直攻宋軍玠璘兄弟轉戰凡七日晝夜不息統制官郭震爲兀朮所襲破其寨宋軍屢敗玠斬震以徇與金軍力戰萬戶韓常爲南軍所射損左目衆不能支引兵宵遁玠設伏河池扼其歸路又敗是舉也大金決意入蜀自撒离曷已下盡室而來旣不得志遂還鳳翔授甲士田爲久留計自是不復輕動矣

兀朮于天會十一年再攻仙人關幾爲吳玠所殺賴韓常援而出之常被南軍射損左目自此見知于兀朮常爲遼東漢軍萬戶慶和之子也小名快兒慶和死襲父爵以總遼東漢兒兀朮

喜其有功故國中稍推之

兀朮征蜀回至燕山由望國崖約窩里盟入見國主 劉豫得隨郢襄陽等州宋岳飛復取之先是飛遣張憲攻隨州月餘不下牛臯裒三日糧往糧未盡城拔飛進復郢州李成聞郢失守乃棄襄陽遁去與豫合兵屯鄧之西北飛又克其城 秋宋遣其使魏良臣來爲奉表通問使時國中已定議出兵而南宋未之知也 劉豫遣人請于國主乞師主命諸將議之粘罕兀室以爲難窩里盟以爲可于是窩里盟撻懶權左右副元帥調渤海漢兒軍五萬人以應豫

大金無愈盛之道劉豫有將亾之理于斯定矣蓋主崩時以窩里盟輩提兵在外粘罕莫得而專故直得立也不然粘罕內操兵權必得其位則駕羣豪服諸番其憂大矣 粘罕自來止居



雲中未嘗入見上而是歲遽自白水泊入覲適值豫有侵江之請立爲異議竟不自行故窩里溫輩得攝職總兵也

窩里溫請于國主以兀朮先嘗過江知地理險易乞使將前軍主從之

豫之侵江也當粘罕窩里溫紛爭行止之際兀朮竝無一言非有往年獨請侵江之銳至是爲窩里溫所舉方行蓋此將嘗困于江南又屢危于劍外其鈇刀之鋒蒿矢之銳固已判矣

窩里溫撻懶下令禁燕雲等路漢軍不得在人代名須以正身

諸將患傭身之人易致叛亾其正者類多富家子弟不任勞苦故是歲侵江以霖雨乏糧死不勝計其自來傭身之人率皆失圖無以爲生往往聚而爲盜諸將一舉遂成兩失

劉豫遣其子麟姪猊將兵與窩里溫等俱入征南宋于是騎兵自

泗攻滁步兵自楚攻承楚州守臣樊序遁韓世忠自承州退保鎮江南宋震恐是時世忠進屯揚州魏良臣將命過揚世忠置酒僞爲流星更牌沓至給以移軍守江良臣旣去進至大儀鎮勒精兵爲五陣設伏二十餘處戒聞鼓聲則起而擊之良臣至諸帥軍前以所見對諸帥大喜勒兵趨江口距大儀五里其將李堇撻也擁鐵騎馳過五陣之東初交戰南軍不利旣而世忠傳小麾鳴鼓伏者四起五軍旗雜出金兵亂弓刀無所施南軍上搥人胷下稍馬足金兵全裝陷泥淖中人馬俱斃遂擒撻也冬窩里溫兀朮同劉麟劉猊侵江屯于竹塹鎮會大雨雪糧道不通軍皆憤怒且聞宋主親征又知國主病篤諸將宵遁麟猊相繼而走

是時雨雪乏糧殺馬而食死亾日多兵皆嗟怨日久虛驚軍中每夜有人大字書于紙及去皮柳枝擲于帳前云我等被苦雪



之至若或過江必擒爾諸將以獻南宋無何又聞宋主親征國  
主病篤韓常勸兀朮曰士卒勞苦俱無鬥志强驅過江恐自常  
之餘無不叛者況今吾君病篤內或有變唯速歸為善兀朮然  
之夜引還大軍既去乃遣人諭麟猊于是麟猊等棄輜重亦遁  
晝夜兼行三百餘里至宿州方小憩西北大恐

河東南路

平陽府

都總管蒲路虎捕大行義士以絳州翼城村民多

有輸其糧者于是屠近山四十村 冬國主崩上諭曰文烈皇帝  
廟號太宗太宗以武元之弟陞居儲位繼登大寶然一時將相如  
粘罕兀朮兀室皆開國大功臣桀黠難制太宗居位拱默而已太  
宗病時大兵相距江上既崩不敢發喪至軍回于次年春方告諸  
路 方武元之立太宗也元約互傳于子孫太宗既立即捨己之  
子宋王宗盤而以武元之長孫梁王亶為諸版李極烈仍領兀元

帥之職太宗既崩宋王宗盤與武元之子涼王璣及左副元帥粘  
罕皆爭立而亶為嫡遂立之蓋粘罕為窩里溫所代已失兵柄故  
不得立時窩里溫撻辣諸帥自江上回至燕山悉赴太宗之喪甲  
寅亶即皇帝位

大金國志卷八終

大金國志

卷八本紀八

五

掃葉山房







國城聖壽五十四遺言欲歸葬內地金主未之許兵部侍郎司馬朴與通問使朱弁同在燕山聞之遂服縗朝夕哭金人義之而弗問五月宋遣何薛來使通問二聖 陛所居曰會寧府建爲上京仍改官制初宋使宇文虛中留其國至是受北朝官爲之參定其制以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師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 尚書省置令一人 次左右丞相皆平章事左右丞皆參知政事侍中中書令皆居丞相之下爲兼職 元帥府置都元帥左右副元帥左右監軍左右都監 樞密院置使副簽書院事 太宗正府置判同簽書 宣徽院置左右使同知簽書使 六部初置吏戶禮三侍郎後置三尚書仍兼兵刑工既而六曹皆置尚書郎官左右司及諸曹皆備 國史院置監修以宰相兼領次修史同修史御史臺置大夫中丞侍御史以下而大夫不除中丞推掌訟牒及

斷獄會法

諫院置左右諫議大夫補闕拾遺並以他官兼之與

臺官皆充員而已

翰林學士院置承旨學士侍讀侍講學士直

學士待制修撰而承旨不除

殿前司置都點檢左右副點檢左

右衛軍

勸農司置副使

記注院置修注

太常寺置卿少

秘書省置監少以下皆備

國子官不設

外道轉運使而不刺

舉故官吏無所憚都事令史用登進士第者須其選官無磨勘之

法每一任轉一官此其大畧也

封左副元帥粘罕晉國王領三

省事除元帥府左監軍兀室尚書左丞相

二帥乃金主所忌故以相位易兵柄是時劉豫有侵江之請窩

里唄行則二帥兵柄已去矣

封太宗長子宗盤爲宋國王領三省事冀王窩里唄魯王撻懶正

除左右副元帥故宗盤雖得三公之位失望儲貳之除以至謀畔



蓋始于此也未幾窩里嗚死以撻懶代之進除左監軍兀朮為右副元帥 除知燕京樞院事韓企先尚書右丞相西京留守高慶裔尚書左丞蕭慶尚書右丞三人皆粘罕腹心故不欲用之于外兀朮戍邊屯于黎陽時上以新喪恐南宋乘而伐之故也窩里嗚自燕山入見卒于路兀朮赴喪取其妻壽昌娘子以歸于黎陽壽昌小名姓張渤海人也  
冬皇伯領三省事宋王宗盤提兵攻盲骨子敗之

大金初起常假兵于彼其後得國不償元約故彼有怨言宗盤乘其不意而攻之由是失盲骨子之附而諸部族離心矣  
興燕雲兩路夫四十萬人之蔚州交牙山採木為筏由唐河及開創河道運至雄州之北虎州造戰船欲由海道入侵江南是役始于是歲之夏以百姓大困嘯聚繙起海道之行遂成中轍

此劉豫遣人持海道圖及木作戰船小樣獻于大金故有是役

天會十四年時宋紹興六年也春粘罕兀室在相位 秋劉豫分道入侵南

宋先是豫以粘罕高慶裔得立每歲皆有厚賂而蔑視其他諸將至是豫聞南宋將親征告急求援且乞先攻江上國主使諸將相議領三省事宗盤以為難乃聽豫自行遣兀朮提兵黎陽以觀釁于是豫以其子麟領行臺尚書許清臣權大總管李艱馮長寧皆參行臺謀議以李成孔彥舟關師古為將簽鄉兵三十萬號七十萬分道南侵中路趨合肥以麟統之東路由紫荆山出渦口犯定遠縣趨宣徽二州以姪猊統之西路由光州犯六安彥州統之麟令鄉兵偽胡服屯于河南諸處時猊兵至淮東阻韓世忠承楚之兵不敢進復還順昌麟乃從淮西繫三浮橋而渡數十萬眾次于濠壽之間猊以數萬過定遠縣欲趨宣化以犯建康宋楊沂中





與猊前鋒遇于越家坊敗之猊孤軍深入恐宋軍掩其後欲會麟于合肥沂中至藕塘與猊遇宋吳錫率勁卒五千突入猊軍中衆潰亂遂大敗猊挺身走麟聞猊敗亦望風而潰孔彥舟圍先州亦引去北方大恐

是時金已厭豫然未廢豫者以粘罕慶裔尚在也豫既敗金主責問由是有廢豫之意

冬劉豫欲立子麟為儲嗣遣馮長寧請于國主曰先王所以立爾者以爾有德于河南之民爾子還有德助朕當遣人咨訪河南百姓以定之

豫之乞立儲嗣蓋探金主之意聞金主是語則明知其不免矣欲南歸則有張邦昌之禍至于北去亦不失為帝故且視景偷生也

夏國興兵自河清軍渡河由雲中府路天德軍界取所亾馬于鞞鞞既而得回往返竝不假道金國亦莫問罪

昔粘罕嘗欲假道夏國以攻川陝夏人拒之今乃擅越金境以取所亾馬金亦莫之問罪蓋是時粘罕兀室罷軍事彼知撒離曷無能為也

天會十五年時宋紹興七年也春除杜充燕京三司使兀朮自黎陽歸燕山

粘罕兀室在相位撻懶居祁州撒離曷歸雲中左丞高慶裔以賊下大理寺

慶裔乃粘罕腹心宗盤之徒欲挫粘罕故先折其羽翼也

夏撻懶撒離曷以內起大獄各不如草地避暑粘罕乞免官為庶人贖慶裔之罪國主不許斬慶裔于會寧市慶裔臨刑粘罕哭別之慶裔曰我公早聽某言事豈至于今日某今死耳我公其善



保之以此慶裔常教粘罕之反也明矣時山東路轉運使劉思肅州防禦使李興麟河東北路轉運使趙溫訊坐慶裔下獄思伏誅興麟杖脊除籍爲民溫訊值改元赦得免其餘連坐甚衆皆粘罕之爪牙粘罕自是失執矣安得不憤悶而死 大內都點檢出忍質之子與國主元妃亂竝伏誅 是年宋問安使何薜等回始知道君及寧德皇后已相繼上仙于是遣王倫爲奉迎梓宮使 劉豫乞兵侵江且言酈瓊全軍新降自九月十三日到京具陳過江自效當以瓊爲鄉導乘執併力乞兵南征主以廢之議已定陽許其行且遣使乘傳至東京以防瓊詐降爲名立散其衆 除拔東爲左都監大撻不也爲右都監 大起諸路軍馬南征

起兵南征之令初下人莫知其廢豫也時有夜宿太原府祁縣女真千戶斜也孛堇之營見斜也將行與其家下泣別殺一豕

以斜也之衣裹之并作小弓箭挂豕身而埋之于後營家人祝之曰斜也已陣亡葬之矣此女真怯戰之跡如江南焚替代之類于斯可見女真厭兵之甚也

金國廢劉豫僞齊亡 先是主已定議廢豫會豫乞師不已乃建元帥府于太原及屯兵河間令齊國兵權聽元帥府節制遂分戍于陳蔡汝亳許潁之間于是尚書省檄豫治國無狀金主下詔數之畧曰建爾一邦逮茲八稔尚勤兵戍安用國爲遂令撻懶等以侵江南爲名伐汴京先約劉麟單騎渡河計事麟以二百騎至武城與兀朮遇爲所擒二將同葛王褒馳至汴京入東華門逼豫出見兀朮以鞭麾命羸馬載之而去廢爲蜀王是冬十一月也 時豫弟益守陝西主又別遣撒離曷提兵聲言攻蜀卽長安擒益又恐汴人不安給之曰汝舊主人少帝在此于是民心稍定而北軍



亦不敢擾民 豫之廢也汴京有錢九千八百餘萬緡絹百七十餘萬匹金百二十餘萬兩銀一千六百餘萬兩糧九千萬石而方州不在此數豫卽帝位建元阜昌凡八年 豫旣廢遷居瓊林苑阿魯保寨撻懶逼其北行且問豫所欲之豫請居相州及乞故魏王宅撻懶從之行近相州繼發之燕山又發之中京旣而發之上京給夫子廟以居之昔大金初破上京盡屠其城後以有罪者徙于其中彼人視之以爲罪地如南地瓊崖之類 建行臺尚書省于汴京除張孝純行臺左丞相蕭三寶奴張通古右丞相 除東京遼東留守宗雋太保領三省事封宛國王

金主以宗盤豪猾難保故藉宗雋才力可以制之無何二人共圖變逆其失人心甚矣

大金國志卷九終

大金國志卷之十

宋宇文懋昭撰

掃葉山房校刊

紀年

熙宗孝成皇帝二

天眷元年時宋紹興八年也是年春始改元時諸將相官職依舊多居汴京國主又于燕京建行臺尚書省除杜充劉筈同簽書省事時杜充爲三司使

金主亶之立尚仍天會之號是歲始改元天眷遣萬戶湖沙虎伐蒙兀部糧盡而還蒙兀追襲之至上京之西北大敗其衆于海嶺 先是國中主計之任在燕山曰三司在雲中曰轉運在中京曰度支上京曰鹽鐵東京曰戶部時杜充在燕京用之也詔立裴摩申氏爲后除亶齊官許清臣同知懷州 夏元帥府下



令諸欠公私債無可還者沒身及家屬為奴婢償之 國使烏陵  
 思謀奉使于宋初王倫使北見撻懶于邢州撻懶遣使偕倫至北  
 地見金主首謝廢豫然後致上旨金主始密與羣臣定議許和且  
 命思謀等來議思謀即撒盧母也乃始來通好海上所遣之人今  
 再遣來示有許和意宋再遣王倫來金主亦再遣張通古往宋議  
 和以詔諭江南為名先歸河南地徐議餘事 秋起京畿陝右係  
 官金銀錢谷轉易北去將有割地歸南宋之意 宋韓肖胄來充  
 奉表報謝使 府州守折可求赴雲中會蓋左監軍撒離曷與之  
 約故也撒離曷醜之可求率于路

去年冬國主廢豫是年秋可求乃因軍事至雲中撒離曷已密  
 諭可求將有廢豫立可求之意至是以撻懶主意割歸南宋恐  
 可求失望生變罪有所歸故醜之

冬左監軍撒離曷自雲中馳至陝右將見左都監拔束共議割地  
 時拔束在鳳翔路由同州為守臣李世輔殺從者百人擒撒離曷  
 南歸北騎追逼李世輔放之亾入夏國撒離曷歸雲中

撒離曷智勇俱無昔與宋曲端邠州之戰金主幾摧撒離曷號

哭衆目曰啼哭郎君至是又為世輔擒之南行膽愈喪矣

天眷二年時宋紹興九年也春夏人乘折可求之喪陷府州可求子彥文挈

家走河東後金主命知代州 宋王倫來使充迎奉梓宮奉還兩  
 宮交割地界使金主下詔于河南以陝西河南故地歸于南宋畧  
 曰頃立劉豫以守南夏累年于茲天其意者不忍遽泯宋氏社稷  
 猶留康邸在江之南以安吾南北之赤子也倘能偃兵息民我國  
 家豈貪尺寸之地而不為惠安元元之計乎所以去冬特廢劉豫  
 今自河之南復以賜宋氏爾等處爾舊土還爾世主我國家之恩



亦已洪矣爾能各安其生無忘吾上國之大惠雖有巨河之隔猶吾民也其官吏等已有誓約不許輒行廢置各守厥官以事爾主母貽悔吝又命官軍吏民願歸山東河北者聽 張孝純乞致仕居徐州兀朮從之

大金之克山東多撻懶之力也撻懶久居濰州回易屯田遍于諸郡每認山東以為己有其立豫也既不能收功于己又嘗怒豫不拜深有悔吝山東之意由是撻懶屢畫山東河北圖獻議于金主曰河北素號富庶然名藩巨鎮膏腴之地鹽鐵桑麻之利復盛在舊河之南我初與眾議以河為界耳今新河始非我有豈可棄之當以新河為界時粘罕用事不得行撻懶再四言之始取清州聊慰其意粘罕既死撻懶專權遂力主議取山東諸將恐豫生心不若廢豫以取之撻懶止有意于山東河南只

得歸之于宋

夏除李鄴為翰林承旨馮長寧為東京遼陽渤海地戶部使命下日各髡髮左衽赴任

鄴與長寧昔嘗獻土于金後復助豫為虐至豫廢後鄴自東京知代州之會寧女真地五千里長寧自東京隨行臺之北京又之渤海地四千里彼二人者豈非生為叛國之人死為沙漠之鬼哉

兀朮留宋使王倫于祁州密奏于主曰河南之地本撻懶宗盤主謀割與南宋二人必陰結彼國今使已至汴京未可令過界會宋西京留守孟庾至汴京倫始解留倫將使指北行至中山府為兀朮所拘後送祁州 夏元帥撻懶之蔚州下令諸藏亾虜者家長罪死籍其家產人口半以充賞四鄰之家共追賞錢八百緡仍發



北軍諸路搜捕民間大擾羣起為盜以拒北軍遂復止之撻懶在諸將中最號寬恕今故為此蓋與宗盤通謀將以致亂使民嘯聚則藉之起兵又令中山府拘奉使倫于館會諸路北軍欲叛盟復侵河南蓋以應宗盤也 試舉人于燕山司馬朴充主文中山石琚為魁 秋郎君吳矢反既而擒獲下大理獄事連宋國王宗盤充國王宗雋虞國王宗英滕國王宗偉前左副點檢渾觀時主與右相陳王兀室謀誅諸父因朝旦伏兵于內宗盤入見擒送大理獄辛巳悉夷其族詔畧曰周行管叔之誅漢致燕王之辟惟茲無赦古不為非不圖骨肉之間有懷蠱蠱之毒欲申三宥公議豈容不頓一兵羣兇悉殄翰林韓昉作也

女真之初尚無城郭星散而居國主晟嘗浴于河牧于野屋舍車馬衣服飲食之類與其下無異金主所獨享者惟一殿名曰

乾元所居四外栽柳以作禁圍而已其殿宇遠壁盡置火坑平居無事則鎖之或時開鑰則與臣下雜坐于坑后妃躬侍飲食或國主復來臣下之家君臣宴樂攜手握臂敲頸扭耳至于同歌共舞無復尊卑故情通而心一無復覬覦意國主亶自踐位以來左右諸儒日進諂諛教以宮室服御妃嬪禁衛之盛出則清道警蹕入則端居九重舊功大臣非時莫得見此宗盤之徒所以狼顧四起也

除兀朮都元帥兀朮既平宗盤之難馳至燕山以圖撻懶下祁州府獄伏誅 仍囚撻懶之子大拽久之因赦得出

宗盤之難撻懶預謀時方握兵在外難以遽誅仍除撻懶為燕京行臺左丞相又簽書杜充為右丞相命下撻懶語使者曰我開國功臣何罪而與降奴杜充為伍邪不受命而叛初欲歸宋



朝不克既而北走沙漠兀朮遣右都監撻不也追獲之下祁州元帥府獄具殺之撻懶臨刑謂兀朮曰我死之後禍必及爾宜速圖之兀朮俛首無言

時宋使王倫等至秦長城頭狗兒河有號天使者負函自後至本國接伴問之荅曰此魯王首級也倫至京見主上致命主上悉無所荅令其翰林待制耶律紹文爲宣敕官問倫還知撻懶等罪否倫對不知又云撻懶無一言及歲幣却要割地但知有元帥豈知有上國邪囚燕山留守彬王宗孟并其子稟既而除屬籍依舊燕山留守後又囚歸上京 大行義士蠡起東京諸路道不通行太行之士有自宋靖康之末上山保險者至今不從金國其後又因嚴刑重賦飢饉逃亾及豪傑乘時而起者比比有之最甚者天會八年春以人口折還債負相率上山者動以萬計及宗

盤撻懶之徒被誅在朝在軍莫非其黨莫不逃死偷生聚保山谷矣

封兀室陳王除右丞相蕭慶自右丞遷左丞

兀室昔副粘罕雖有才智素爲諸將所忌宗盤輩未誅之先事之巨細兀室不敢預姦巧多慮所以粘罕之禍旣而得脫撻懶之敗又且不預至于蕭慶惟有書名押字行遣簿書而已然其後也駢首就戮卒不免焉

山東海寇張清乘海至遼東詐稱宋師破薊州遼東士民及南宋被虜之人多有相率起兵應清者遼東大擾清無大志旣而乘海復歸 詔諸州郡不得從元帥府擅便簽軍俟見裏面走馬使臣驗認御書牌劄方許簽發此因宗盤撻懶謀亂之後方爲此關防也



大宋遣使莫將來充迎護使也 兀朮下令沿  
大河置寨鋪防託諸偷渡大河南歸宋朝之人及與人渡者罪死  
邢洛磁相慶源一帶屯駐堡寨其中被虜漢人相約于二月旦  
日各攜主人鞍馬器甲聚于邯鄲之西村相結上大行為盜 大  
行義士夜破懷州萬善鎮去懷二十里州人大恐本州守烏陵思  
謀率軍民保城既旦集父老于庭諭之曰爾等知破萬善鎮之人  
否南宋官軍邪大行盜賊邪父老皆曰大行盜賊思謀曰爾等既  
知非南宋軍則各撫諭子弟及閭里丁社慎無得扇搖妄動恐盜

大金國志卷之十終

大金國志卷之十一

宋宇文懋昭撰

埽葉山房校刊

紀年

熙宗孝成皇帝三

天眷三年時宋紹興十年也春宋遣使莫將來充迎護使也 兀朮下令沿

大河置寨鋪防託諸偷渡大河南歸宋朝之人及與人渡者罪死

邢洛磁相慶源一帶屯駐堡寨其中被虜漢人相約于二月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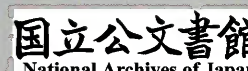
日各攜主人鞍馬器甲聚于邯鄲之西村相結上大行為盜 大

行義士夜破懷州萬善鎮去懷二十里州人大恐本州守烏陵思

謀率軍民保城既旦集父老于庭諭之曰爾等知破萬善鎮之人

否南宋官軍邪大行盜賊邪父老皆曰大行盜賊思謀曰爾等既

知非南宋軍則各撫諭子弟及閭里丁社慎無得扇搖妄動恐盜





賊不能保爾反害生靈若南宋軍來則不必爾等為計我當糾率郡人開門納王師矣于是以酒勞之而散

思謀自穹廬內亂之後大行嘯聚蠡起每終夜輾轉無寐或披衣而坐喟然嘆曰可惜官人備歷艱險以取天下而今為數小子壞之我未知死所矣官人呼時乃割地之初以大河為界北方

盛傳南帝親征民間往往私結徒黨陰置軍器以備緩急沿河州郡尤為流言所惑至于晝為罷市夜或披衣以伺風聲者思

謀時守河內地當要衝自揣執削身危常懷疑懼萬善又為義士所破故假以撫諭為名露其心腹哀鳴以結彼人又為播達

宋朝以為先容耳

兀朮分四道征南先是撻懶既廢偽齊乃議以河南地歸南宋兀朮力不能爭及撻懶誅兀朮始得政以歸地非其本計決欲渝盟

乃舉國中之兵集于祁州元帥府大閱遂分四道南征命聶黎孛

董出山東撒離曷侵陝右李成侵河南兀朮自將精兵十餘萬與

孔彥舟鄜瓊趙榮抵汴至是攻宋東京孟庠率官吏迎拜兀朮入

城駐舊龍德宮于是詔諭州縣以撻懶擅割河南且言宋朝不肯

徇其所欲詔詞畧曰非予一人有食言恩威弛張之問蓋不得已

遂命使持詔遍詣諸郡又分兵隨之

時兀朮至河南諸郡望風奔潰克興仁淮寧拱州又克南京遂

留守路允迪初金國渝盟以葛王褭知歸德府褭以數千人至

宋王臺遣人諭都人告以不殺不掠之意請路留守出門相見

允迪朝服出城見之會于宋王臺允迪為主褭為客允迪奉觴

為褭壽褭酌飲遂送允迪于汴京褭鼓吹入城秋毫不犯又克

西京慶陽府及亳州



撒離曷自河中渡河疾馳二百五十里趨永興軍宋權知軍事郝遠卽開門納之長安旣克陝西州縣所至迎降旣而撒離曷至鳳翔西城外下寨爲李師顏姚仲所敗又悉兵攻涇州宋田晟因其壁壘未定擊之金師敗走兀朮敗于順昌府時北師游騎先至順昌城下旣而葛王襲及龍虎大王軍併至城下凡三萬餘人爲宋劉錡所敗馳詣東京告急于兀朮兀朮至責諸將用兵之失衆曰今者南兵非昔之比國主臨陣自可見兀朮見其城陋謂諸將曰此可以靴尖趯倒耳卽下令來早府治會食諸軍所得玉帛子女聽其自留男子長成者皆殺且折箭爲誓以激其衆平旦併力攻城凡十餘萬先攻東門敗退兀朮自將牙兵三千往來爲援皆帶重甲三人爲伍貫韋索號鐵浮屠每進一步卽用拒馬子遮其後示無反顧復以鐵騎馬左右翼號拐子馬悉以女真充之前此攻

所難下之城竝用此軍又名長勝軍至是大敗不能支乃作筏繫橋而去至秦和縣臥兩日至陳州數諸將之罪自將軍韓常以下皆鞭之于是復以葛王襲守歸德府韓常守許州兀朮自擁其衆還汴京自是不復出矣 是秋兀朮再提兵與宋將岳飛戰連敗飛兵至朱仙鎮得宋朝班師詔而還

明年改元皇統飛遣將梁興等率兵渡河連破金人復趙州及垣曲王屋縣飛等親提兵繼進與兀朮戰又破之軍至朱仙鎮距東京四十五里詔班師于是頴昌淮寧蔡鄭諸州皆失秦檜主罷兵召飛赴行在命起居舍人李易見韓世忠諭旨楊沂中還師鎮江劉光世還池州劉錡還太平州張俊自宣化歸建康罷宣撫司以其兵隸御前遇出師臨時取旨

皇統元年

時宋紹興十一年也

春兀朮自順昌失利遂保汴京留屯宋亳州出



入許鄭之間簽兩河軍與番部凡十餘萬以謀再舉至是果南侵克壽春府滁州亳州廬州和州至拓臯與劉錡相遇隔河相拒錡會張俊楊沂中軍迎敵兀朮敗退屯于紫金山 兀朮已克廬州次侵和州錡移屯濡須塢至尖山清流下關兩與敵遇俱捷至拓臯其地坦平金人自以為騎兵之利也隔河相拒會夜大雨錡遣人會合張俊及沂中之軍俊為宣撫使詔沂中副之自臨安晝夜疾馳六日至歷陽翌日諸將各以軍來而俊未至錡與諸將分軍為三竝進渡水擊金師旧師中欲俟俊至王德曰事當機會復何待錡即與德上馬率先迎敵沂中軍繼至兀朮鐵騎十餘萬分為兩隅夾道而陣德與師中揮兵先薄其右隅金陣動乃以拐子馬兩翼而進沂中令萬兵各持斧如堵而前錡與諸軍合擊之金兵望見曰此順昌旗幟也即退走屯于紫金山 九月宋遣使劉光

遠來先是莫將使金為所留至是不因聘諭兀朮欲議和故縱之歸以兀朮書來大畧言當遣尊官右職名望夙著持節而來蓋欲亟和故也宋于是又遣魏良臣往使 十一月良臣偕金使蕭毅邢具瞻二人來許以淮水為界歲幣銀帛各二十五萬匹兩又欲割唐鄧二州故遣二人來審定可否宋又遣何鑄充報謝使曹勛副之

毅等過江揭旗于舟大書江南撫諭知鎮江府劉子羽見之怒夜以他旗易之良臣懼力索之且以語脅子羽子羽曰吾為守臣朝論無所預然欲揭此于吾之境吾有死而已請不已出境乃還之洪皓在燕山是冬密奏宋朝言金國已厭兵執不能久異時以婦隨軍去不敢攘矣朝廷不知虛實單詞厚幣未有成約不若乘勝進擊再造猶反掌耳



十二月兀朮以書抵秦檜曰爾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為河北圖必殺岳飛而後可和檜奏誅飛及張憲岳雲

岳飛忠孝出于天性初從駕渡河留妻養母河北破凡十八往返乃迎母歸母喪廬墓御劄數四強之而後起慷慨以必取中原為念少飲酒至數斗上嘗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酒

遂絕口不飲吳玠嘗盛飾名姝以遺之却而不受上欲營居第於行都飛辭謝曰金人未滅臣何以家為飛前後累平劇盜復

襄漢六郡功名出諸將右張俊邁成飛罪赴獄賜死洪皓在金蠟書馳奏以為金所大畏服者惟飛至以父呼之諸將聞其死

至酌酒相慶

皇統二年時宋紹興十二年也春宋遣莫將周聿往京西充割地使割唐鄧等

州入于金畫中流為界 宋又割商秦州和尚方山原入于金商

秦之地宋止存上津豐陽天水三邑及隴西成紀餘地而已初宋

邵隆任商州終始幾十年披荆榛瓦礫以為治招徠離散至是割

屬金隆嘗怏怏後徙金州秦檜醜之

宋胡世將奏曰和尚原乃商秦州險要之地竝係川蜀緊急門

戶撒離曷曾侵和尚原折令李董曾侵攻商州又欲復秦州皆

以本司遣兵捍禦而退以此見和尚原商秦州三處金人屢欲

窺伺終不得志此係控扼川口必爭之地而和尚原所係利害

尤重兀朮屢致書欲得之世將卒遂詔鄭剛中聽其分畫 時

廷臣多言可以與之議和而四州之地不可輕棄虞允文力爭

不可惟湯思退主之思退乃檜之黨也

八月歸宋太后韋氏于宋遣少監高居安等扈送 是年太原義

士張橫敗國兵于憲州擒嵐憲兩州同知及岢嵐軍判官 平陽



義士梁小哥敗國兵于太行殺契丹都統馬五太師張橫有衆一十八人嘯聚于嵐憲之境大金捕之往往失利至是帥府遣兩州同知及判官領太原兵千五百人追捕既與張橫相遇望風而潰多墜崖死兩州同知與判官盡爲橫所擒梁小哥有衆四十人時破平陽府神仙縣去帥府五百里遠總管判官鄧頤以三千人討之頤軍常與梁小哥相去五六里方敢行遙見梁旗幟則止遇夜相去十餘里方敢下營多置火炬巡警以備衝劫營中轉箭唱號不敢少眠三夕之間兩次警潰至第四日有契丹都統馬五太師領契丹鐵騎五百與頤軍會大誚其怯併爽之軍率衆先登而戰爲梁小哥首殺之五百餘衆盡皆犇散夫以橫與小哥無六十人而乃對大金六千之衆梟擒主將追犇逐北則今之大金非昔之大金矣倘宋朝有志

恢復燕雲等路漢軍縱不南歸豈不北走哉

皇統三年

時宋紹興十三年也

春雲中家戶軍女戶陳氏婦始持產業契書共告于元帥府以父子俱陣亡無可充役願盡納產業于官以免充役元帥怒其沮壞軍法殺之

金國民軍有二一曰家戶軍以家產高下定二曰人丁軍以丁數多寡定諸稱家戶者不以丁數論故家曰至于一絕人丁至于傭賤俱不得免也陳氏婦姑棄市國人哀之

夏六月國主生子大赦詔其境內童行有籍于官者悉度爲僧道士亦如之始許宋使洪皓等南歸

八月洪皓以金國生子大赦方獲南歸中興奉使幾三十人生還者惟皓及張邵朱弁三人而已

秋七月境內大風自河南北轉至山東而止主諭尚書省將循



契丹故事四時游獵春水秋山冬夏刺蘆蓬切鉢刺鉢者契丹語所在之意

契丹主有國以來承平日久無以為事每歲春放鴉于

水釣魚于混同江夏避暑于永安山或長嶺豹子河秋射鹿于

慶州黑嶺秋山冬射虎于顯州四時無定荒于遊獵內耗郡邑

外擾鄰封由是內外騷然禍亂斯至所以亾也

皇統四年時宋紹興十四年也春渤海千戶馬拽固謀亂元帥府收叛眾盡誅

之

先是馬拽固與萬戶烏倫素不相能會關中失火馬拽固選其

徒之強壯者以救火為名因攻城作亂殺烏倫欲逃之沙漠未

果而敗

夏遣使于南宋賀天申節禮物珠一囊金帶一條衣七對綾羅紗

五百段馬十匹自是歲如之 冬遣使于南宋賀明年正旦禮物

金酒器六事色綾羅紗穀二百段自是使命往復貢物亦循如此

例 宋宇文懋昭撰 掃葉山房校刊

紀年

聖宗孝成皇帝四

皇統五年時宋紹興十五年也春正月復教坊樂工凡二百有五人 創屯田

軍凡女真契丹之人皆自本部徙居中州與百姓雜處計其戶糧

以官田使其播種春秋量給衣馬若遇出軍始給其錢米凡屯田

之所自燕山之南淮隴之北皆有之多至六萬人皆築壘于村落



外擾鄰封由是內外騷然禍亂斯至所以凶也

皇統四年時宋紹興十四年也春渤海千戶馬提因謀亂元帥府收叛眾盡誅之

之

先是馬提固與萬戶烏倫素不相能會關中失火馬提固避其徒之強壯者以救火為名因攻城作亂殺烏倫欲逃之沙漠未果而敗

因遣使于宋賀天中節禮物珠一囊金帶一條衣七對綾羅紗

金酒器六事色繡羅絲線二百對自是與命卦尊貢禮亦前收也

大金國志卷之十二

宋宇文懋昭撰

掃葉山房校刊

紀年

熙宗孝成皇帝四

皇統五年時宋紹興十五年也春正月復教坊樂工凡二百有五人 創屯田

軍凡女真契丹之人皆自本部徙居中州與百姓雜處計其戶授

以官田使其播種春秋量給衣馬若遇出軍始給其錢米凡屯田

之所自燕山之南淮隴之北皆有之多至六萬人皆築壘于村落

間 秋七月國中大旱飛蝗蔽日是月詔蠲民租

時有蒙兀之擾又有旱荒之憂民不聊生甚矣

頒行皇統新律千餘條

新律之行大抵依倣大宋其間亦有創立者如歐妻至死非用



器刃者不加刑他率類此徒自一年至五年杖自百二十至二百皆以荆決臀仍拘役之使之雜作惟僧尼犯姦及強盜不論得財不得財竝處死與古制異矣大槩國法酷嚴北人官漢地者皆置通事卽譯語官也而通事之舞法尤甚上下重輕皆出其手招權納賄二三年皆致富民俗苦之有銀珠哥大王者以戰多貴顯而不諳民事嘗留守燕京有民數十家負富僧金六七萬緡不肯償僧誦言欲申訴通者大恐相率賂通事祈緩之通事曰汝輩所負不貲今雖稍遷延終不能免苟能厚謝我爲汝致其死皆欣然許諾僧旣陳牒跪聽命通事潛易他紙譯言曰久旱不雨僧欲焚身動天以蘇百姓銀珠笑卽書牒尾稱賽眼者再庭下已有牽橪官二十輩驅之出僧莫測所以扣之則曰賽眼好也狀行矣須臾出郭則通者已先期積薪擁僧于上

四面舉火號呼稱冤不能脫竟以焚死

九月河決李固渡漂居民五千餘家詔起曹單拱臺及應天五郡民修之民有地一頃者出一夫不及者助夫之費凡役二萬四千夫五十四日而畢

皇統六年

時宋紹興十六年也

春三月上以上京會府舊內大狹纔如郡治遂

役五路工匠撤而新之規模雖倣汴京然僅得十之二三而已

夏左副元帥撒離曷以罪誅撻懶旣死或言其嘗與通謀故也撒離曷皆女真人不知其族屬之遠近 女真萬戶湖沙虎北攻盲骨子糧盡而還爲盲骨子襲之至上京之西北大敗于海嶺

用兵糧道有三一者屯戍二者出疆三者臨敵金國俱失之一者屯戍則各人自營田以供歲計無田者每人一月給粟七斗或折米四斗五升餘無分毫所得此屯戍之失計也二者出疆



大金國志 卷十二  
因糧于敵不計遠近每人借之一月糧計四斗五升其人既負重甲人為糧累或賤售于人或棄驢馬或督之行遠則擲于路由是飢饉不行相結逃竄敵或清野離散可待此出疆之失計也三者臨敵竝無火頭負米自造食罷而出既出更無供饋或出營之久或戰罷而歸或傷重困倦有不能造飯者此皆臨敵之失計也三者俱失盲骨子不毛之役詎能久處乎盲骨子在契丹時謂之朦骨國其人長八尺捕生麋鹿食之其目能視數十里秋毫皆見蓋不食烟火故眼明與大金隔一江嘗渡江之南為寇禦之則返無如之何

皇統七年

時宋紹興十七年也

春遣沈昭遠來賀上生辰蓋國主以七夕為生

日也賀禮金茶器千兩銀酒器萬兩錦綺千匹賀正旦亦如之蓋生辰使亦以正月至不欲使人兩至也

女真舊絕小正朔所不及其民不知紀年問之則曰我見草幾度矣蓋以草一青為一歲也自興兵以後寢染華風帥將生朝皆自擇佳辰粘罕以正旦兀室以元夕烏拽馬以上已國主賈以七夕矣其他如重午重九中秋中元下元四月八日皆然

秋九月國主獵于陰山之北遂至雲中府冬十月復歸上京國主遣使挾相士下兩河諸路選民間室女十三以上二十以下者得四十人 是歲朦骨國平初撻懶既誅其子勝花都郎君者率其父故部曲以叛與朦骨通兀朮之未死也自將中原所教神臂弓手八萬人討之連年不能克皇統之六年八月復遣蕭保壽奴與之和議割西平河以北二十七圍塞與之歲遺牛羊米荳且冊其酋長熬羅孛極烈為朦輔國主至是始和歲遺甚厚于是熬羅孛極烈自稱祖元皇帝改元天興大金用兵連年卒不能討但遣精



兵分據要害而還 冬都元帥兀朮薨兀朮且死時語其屬曰南

宋軍執強甚宜益加好和十數年後南軍衰老然後圖之

皇統八年時宋紹興十八年也四月中京小雨大雷羣犬數十爭赴土河而死

所可救者纔二三耳國主之望國崖避暑 五月汴都大康縣一

夕大雷雨下冰龜巨數十里龜大小不等首足卦文皆具 九月

國主遣廉訪使肖裕偏至諸路詢民間自郡守以下皆究其治狀

而陞黜之 十月以故宋王宗彞之子岐王亮為左丞相

時亮有包藏窺伺之意胙王元者乃國主太祖旻之孫也時太

子未立元居嫡長以次當立亮欲先除去以為己計因河南兵

叛有妄稱皇弟者亮誣以語相符合實相連結乃讚于主置之

重法國人皆謂主淫于用刑不知由亮之所陷也亮頗能矯情

飾貌欺世盜名故竊弄權柄害及宗黨如此

皇統九年時宋紹興十九年也三月癸未朔日有食之陰雲不見 黃頭女真

三千人叛遣右都監拔束討平之

黃頭女真者皆山居號合蘇館女真合蘇館河西亦有之有八

館在黃河東今皆屬大金與金粟城五花城隔河相近三城八

館舊屬契丹今屬西夏大金約以兵取關中以三城八館報之

後背約再取八館而三城在河西屢戰不得今此合蘇館乃黃

頭女真非河西也其人慤朴勇鷙不能別死生每出戰皆破以

重札令前驅謂之破軍後役之益苛廩給既少遇掠所得復奪

之不勝忿遂叛其人髭髮皆黃目睛多綠亦黃而白多

十二月左丞相岐王亮弑國主亶國主平日嗜殺晚年性尤暴索

族大臣皆懼不免相與結約以伺其間是夜亮入國主寢所先收

其兵械然後數其罪弑之



亮以岐王充燕京留守時在外也諸王召之同謀亮潛往上京入駙馬宅與燕趙諸王謀廢立駙馬曰有一人可同謀乃內侍與國奴也此人好犀帶并岐王照夜白馬惠之必從與國奴大喜先往宮候主寢匿其弓劍又親往皇城東門謂守門使者乞伏效里等曰主詔諸王議事可開門旣而駙馬及諸王相次而入宮中燈燭如晝諸王持劍仗入帳前主方熟寢諸王叱曰無道之君匹夫耳可速斬之言訖而劍落主驚覺而起見諸王在前大呼曰與國奴何在與國奴未及應主已中數刃嘆曰我何罪汝等悖逆如是邪良久而死駙馬以衾裹其屍

詰旦未知其所立宗族大臣推尚書左丞相岐王亮好學知書遂共立之

諸王環立榻前薄曉諸官成班諸王與駙馬共立亮為主蕭王

仗劍謂衆曰主上暴薨岐王亮仁孝可以治國故立爲君今岐王已陞殿汝等何不拜衆拜亮遂卽位改元赦天下以與國奴爲西道總管蕭王又奏曰臣請按行境內以鎮壓不從者四十六日徧其境而回除蕭王東京留守 亮立追廢主爲東昏王亮死後乃諡曰武靈皇帝廟號閔宗久之又改孝成皇帝廟號熙宗熙宗自爲童時聰悟適諸父南征中原得燕人韓昉及中國儒士教之後能賦詩染翰雅歌儒服分茶焚香奕棊象戲盡失女真故態矣視開國舊臣則曰無知夷狄及舊臣視之則曰宛然一漢戶少年子也自卽位已來左右儒臣諂諛成風禁衛尊嚴後宮盛色舊日元勳將相多所踈擯而骨肉之間邪心始起太宗之長子宋王宗盤次曰亮國王宗雋次曰虞王宗傑滕王宗偉以次受誅武元初起兵時其主兵者曰晉王宗維乃武元



大金國志 卷之十二 掃葉山房  
從兄之子所謂相國粘罕也其主謀者曰陳王希尹亦武元跡族于屬爲子所謂兀室也又其次曰魯王昌乃武元之從弟所謂撻懶也又其次曰撒離曷爲左副元帥皆女真人不知其屬之遠近自熙宗淫刑肆虐疑似濫誅粘罕首罷兵柄憤悒而亡餘皆不免于誅而太祖太宗子孫誅戮殆盡岐王肆逆豈其報應之理固當然哉熙宗旣弑亮以刑餘之人故不得入廟其後世宗升之廟位通論熙宗在位凡十五年

大金國志卷之十二終

大金國志卷之十三

宋宇文懋昭撰

掃葉山房校刊

紀年

海陵煬王上

在位一十三年

海陵煬王名亮武元皇帝之孫宋王宗幹之子也幼時名孛烈漢言其貌類漢兒好讀書學奕象戲點茶延接儒生談論有成人器旣長風度端嚴神情閒遠外若寬和而城府深密人莫測其際皇統中宗盤已誅皇儲尚幼未有所屬而熙宗疑忌好殺內外功臣莫能自保亮矯飾盜名包藏禍心已久至是始得以肆其逆 皇統九年十二月甲午亮卽皇帝位大赦天下除常赦所不原者文武官各轉一資放民租稅一年追尊父宗幹爲德宗改元天德



天德二年

時未紹興二十年也

春三月誅曹王宗敏及兀朮之子韓王亨先是

熙宗之弑國王身預其謀及大事已定逆加疑忌凡當日同謀皆加以弑君之罪宗敏乃武元之子爲大父行忌其名重首行誅戮納其妃于宮中兀朮開國元勳亨乃其子亦以無罪誅 詔中外

臣庶皆令直言朝政闕失與軍民利害如有可採自當聽用其或不當弗加之罪苟能裨補公私別議旌賞 詔河南民衣冠許從其便 除故盧馬鎮夏國韃靼沿邊招討提點兩國市場

市場在雲中西北過腰帶上石楞坡天德雲內銀甕口數處有之契丹時亦置市場唯鐵禁甚嚴禁不得夾帶交易至大金則不然唯利是視鐵禁遂弛又宋時河東素使夾錫鐵錢地分自爲大金得之不用鐵錢盡拘之入官官中每鐵錢兩貫伍百作一秤每秤以銅錢五百五十貨于民間北地貴鐵百姓多由火

山軍武州八館之天德雲內貨錢于北方今河東鐵錢殆盡自廢豫後至于陝西鐵錢亦流而過北矣北方得之多作軍器甚而有以堅甲利兵與之回易者爪牙旣成始不易制矣

七月除大使梁漢臣爲右丞相一日宮中宴閒因問漢臣曰朕栽蓮二百本而俱死何也漢臣曰自古河南爲橘江北爲枳非種者不能蓋地執然也上都地寒惟燕京地煖可栽蓮主曰依卿所請擇日而遷蕭王諫曰不可上都之地我國旺氣況是根本何可棄之兵部侍郎何卜年亦請曰燕京地廣土堅人物蕃息乃禮義之所郎主可遷都北番上都黃沙之地非帝居也漢臣又曰且未可遽待臣爲郎主起諸州工役修整內苑然後遷都主從其言 冬發諸路民夫築燕京城蓋主密有遷都意也國主嗜習經史一閱終身不復忘見江南衣冠文物朝儀位著而慕之下詔求直言內



外臣僚上書者多謂上京僻在一隅轉漕艱而民不便惟燕京乃天地之中宜徙都燕以應之與主意合大喜乃遣左右丞相張浩張通古左丞蔡松年調諸路夫匠築燕京宮室皇城周九里三十步其東為大廟西為尚書省宮之正中曰皇帝正位後曰皇后正位位之東曰內省西曰十六省妃嬪居之又西曰同樂園瑤池蓬瀛柳莊杏村皆在焉

天德三年時宋紹興二十一年也三月宋遣使巫伋來充祈請使伋至問祈請

者何事伋言乞修奉陵寢主曰自有看墳人伋又言乞迎請靖康

帝歸宋國金主曰不知歸後甚頓放伋又言本朝稱皇帝二字主

曰此乃是本國中事可自處之伋唯唯而退

天德四年時宋紹興二十二年也冬燕京新宮成主率文武百官自會寧府遷

都于燕大赦天下改明年曰貞元

上遷都于燕則諸路之名不得沿舊矣遂以燕京為中都上京為北京遼陽府為東京雲中府為西京開封府為南京諸州郡各改隸焉

貞元元年時宋紹興二十三年也春正月元夕張燈宴丞相以下于燕之新宮

賦詩縱飲盡懽而罷 七月制遣御筆法舊制凡詔令皆中書命

學士為之其有承受御筆處分無故申明衝改者以大不恭論

貞元二年時宋紹興二十四年也正月御大安殿受羣臣朝賀 以完顏誥弗

簽書樞密院事 六月寧江州獻瑞桃其大異常一本而連實者

三羣臣稱賀

寧江州去冷山一百七十里地苦寒多草木如桃李之類皆成

園至八月則倒置地中封土數尺覆其枝幹季春出之厚培其

根否則凍死瑞桃之獻豈其偶然符兆邪



京兆府鳳翔同華大旱民飢詔開倉賑卹仍詔數州年穀不登百姓橫罹艱毒聽人出關就食遣使者造籍分遣去留所在開倉賑卹十月詔所在州郡徒流之囚特與釋禁戰陣之際令其先鋒自効

貞元三年

時宋紹興二十五年也

是年國主陰有南征之志乃謀遷都汴京先

遣參知政事馮長寧為留守經畫修內未幾大火焚之宮室皆盡主大怒降長寧為庶人尋杖之死于遷都之計稍緩冬宋相秦檜卒

粘罕南來時檜在中司以抗議請存趙氏為粘罕所執而去天下高之然粘罕亦自喜其為人置之軍中試之以事間語以利害而檜終始言南自南北自北且說若許其着手時只依舊規模分別其後南臣貧薄獨檜溫實一朝資以金帛偽云挈舟走

漣水軍家屬婢妾完備無恙及至宋果得權大用其後宋使洪皓自漠北歸與檜語及北事因曰憶室撚否別時託寄聲檜色變而罷蓋檜在撻懶軍中時撻懶圍楚州久不下使檜草檄諭降有室撚者在軍知狀檜故怒也順昌之戰金師震懼喪膽意欲捐燕以南棄之而檜亟班師岳飛至東京止四十五里而檜亟召回終于誅剪罷逐一時名將不遺餘力粘罕初來誓書必令宋不得妄易首相蓋為秦檜地也再專國政者十有八年南北之不復合豈非天哉







不來使召之其妻曰昨夕以酒忤大人畏罪而竄詢其所之不  
以告粘罕大怒以配部落之最賤者妻不肯屈強之極口嫚罵  
遂射殺之大寶深入沙漠立天祚之子梁王爲帝而相之烏律  
者大寶之子大金遣余視至其地不能平令爲屯田之策以困  
之

冬復修汴京大內遣左丞相領行臺尚書省督其事且用梁漢臣  
爲提舉官號大使于是暴役橫斂以務速成乃下詔畧曰朕祇奉  
上元君臨萬國屬從朔地爰出幽都猶踟躕于一隅非光宅于中  
土顧理道所在有因有循權變所在有革有化大梁天下之都會  
陰陽之正中朕惟變通之數其可違乎往歲卜食相土宜建新都  
將命不虔燼于一炬第川原秀麗卉物豐滋朕夙有志焉雖則劬  
勞其究安宅其大內規模一仍舊貫可大新營構乘時葺理是時

提舉大內者梁大使卽向來弒熙宗之人興國奴乃宋內侍爲大  
金所虜也

正隆二年

時宋紹興二十七年也

正月宴羣臣于大安殿時諸王皆會獨宿王

不樂主曰成吾事者皆卿等力何獨卿不樂邪宿王曰臣與陛下  
同乳而生今天下民心未服白溝河南中原諸城往往皆漢人握  
其重柄如李成孔彥舟酈瓊靳賽王善徐斌等五十萬正軍此當  
治之主曰此朕之事汝治其他天時少舒且可樂飲飲酣梁漢臣  
請曰今河北河東河西三路河道皆通可以積糧草于汴京乃是  
要衝臣聞遺宋招覽賢才練兵訓將其意嘗在中原必有大憂願  
陛下豐倉廩備器械練兵馬乃太平之治也且汴京重地可以鎮  
服南邊主從之喜曰梁大使可謂賢人臣也 夏詔以河南州郡  
營造有勞新邦百姓宜在優恤遣使者觀察風俗振恤困乏仍令



各修水田通渠灌溉 冬制戰陣之法十有餘條因大讎耀兵有飛龍騰蛇吼虎魚麗之變以示威武

正隆三年

時宋紹興二十八年也

五月上坐薰風殿命吏部尚書李通翰林直

學士蕭廉召對因言朕夜夢至上帝所殿中人語如嬰兒少頃有青衣持宣授天策上將令征宋國朕受命出上馬見鬼兵無數朕發一矢射之衆皆喏而應既覺聲猶在耳卽遣人至廐中視其乘馬其汗如水取箭數之亦亾其一此異夢也豈非天假手于朕令取江南乎通等皆賀主戒無泄于外 八月主坐正隆殿召吏部李通宣徽使敬嗣徽翰林承旨翟永固直學士韓汝嘉四人謀欲遷都汴京爲南侵之地通嗣徽皆言此正合天時主喜永固汝嘉曰燕京未成帑藏已乏民力未蘇豈可又營汴邑江南通好歲幣無闕遽興征伐亦恐師出無名主怒曰非汝所知揮之使去于是

惶懼以爲不免旣而主怒稍息明日通嗣徽竝除執政而永固請老主許之 冬制私家不得隱藏緯候圖讖違者抵罪 詔平遼宋所得古器年深歲久多爲妖變悉命毀之

正隆四年

時宋紹興二十九年也

春二月宋遣禮部侍郎孫道夫來使回歸南

宋具言北主詰以關陝買馬非約恐有渝盟之意 宋遣祕書少監沈介國子司業黃中來介爲賀正使中爲賀生辰使相先後行至是介先還中言彼國治汴宮役夫萬計此必欲遷都以見迫不可不早爲計時講和日久宋帝聞之矍然曰恐但爲離宮也中曰臣見其所營悉備恐不止離宮也若南徙居汴則壯士健馬不數日可至淮上惟陛下深圖之于是左右相皆不悅顧諳中曰沈少監之歸屬耳不聞此言公安得爲此也

時梁漢臣獻策于主曰汴京重地鎮服南邊一也令諸州軍置



造器甲成使精備二也糧食不缺三也初置巨船訓習水卒支  
備海道四也招募義士使爲先鋒五也主善其言

是月主再修汴京令左丞張浩參知政事敬嗣徽董其役集諸路  
夫匠大興宮室極其侈靡將遷都焉 九月修造方殷其謀始露  
南宋疑之乃遣樞密院王綸等來使至是綸等回南言鄰國恭順  
和好無他時主再役諸路夫匠造諸軍器于燕京令左丞李通董  
之又令戶部尚書蘇保衡侍郎韓錫造戰船于潞河夫匠死者甚  
衆 十月詔揭榜戒約諸路禁妄傳起軍事 宋太后韋氏崩賀  
允中來使報哀也奉韋后留遺物使北界至汴京就館宴日用例  
賜花時主有背盟意用宋叛將孔彥舟押宴允中曰使人之來致  
太母遺物國有大喪樂不忍聞況戴花乎伴使怒謂將殺之允中  
曰主人無暴事固有體吾年餘七十矣當守節死彥舟解曰兩國

通好參政勿動心也揖允中坐命左右捧花侍側而已使還言必  
敗盟宜爲備 十二月遣施宜生使于宋耶律翼副之宜生宋朝  
人也坐范汝爲事遠竄遂犇劉豫廢復爲金用至是以翰林侍  
讀充賀正使張燾館伴宜生素聞其名畏慕之一見顧翼曰是使  
南朝不拜詔者也宜生聞人燾以首邱桑梓語之宜生敬燾頗漏  
其情燾密奏之

正隆五年

時宋紹興三十年也

二月遣左宣徽使大懷忠禮部侍郎耨盪温都

謙往弔宋太后韋氏喪就行祭禮宋遣同知樞密院事蔡義問爲  
報謝使時義問之來見國中已自聚兵有南征意及回密奏爲備  
五月遣使往宋賀天申節宋工部侍郎黃允中館伴又充送伴  
使允中還言北境日繕兵不休且其重兵皆屯中州宜有以待之  
翰林學士祈宣上封事畧曰民爲邦本本固邦寧今北有造軍



器之煩南有修大內之擾百姓久苦轉輸不勝疲弊願陛下權罷其一俟一成而再計之兼來歲害氣在晉不利行師望陛下以天下爲心社稷爲念曲從臣請上怒令執而戮之宣神色自若曰臣年七十死固足矣但恐陛下將來不及臣耳語未竟左右以刃刺其額遂屠之 誅楚王德王澤王用梁漢臣之譖也

時國主南遷汴京兵燹將開楚王謂德王澤王曰梁大使所請郎主輒行之其將奈何今從所請必使農夫失業織女不蠶租稅俱乏民人怨望敗之兆也梁大使聞之譖于國主謂其有異志主曰此三匹夫欲謀反邪遂召和尚枝童及宿王謂曰汝等爲我將兵速討三王旣而五人皆到主曰三子召術人論事欲謀反乎三王應曰論者乃國之安危而已上怒曰謀欲殺我邪令左右賜死宿王曰不可陛下登位之時親王十人今推出七

人矣若天下聞之有不從諫之稱上怒拂袖而起遂斬三王

國主聚兵將南征令戶部尚書梁球兵部尚書蕭德溫先計女真契丹奚家三部之衆不限丁數悉簽起之凡二十四萬壯者爲正軍弱者爲阿里喜一正軍一阿里喜副之類爲一十二萬又中原漢兒與渤海軍總一十七路惟中都路造軍器河南路修汴京免簽外其一十五路每路一萬通爲二十七萬倣唐制分二十七軍軍數已定遂以百戶爲謀克千戶爲猛安萬戶爲統軍其統軍則有正副諸軍悉令番漢相兼無獨用一色人者先是上遣臣施宜生往宋爲賀正使隱畫工于中卽敕密寫臨安之湖山城郭以歸上令繪爲軟壁而圖已像策馬于吳山絕頂後題以詩有自古車書一混同南人何事費車工提師百萬臨江上立馬吳山第一峯之句八月間宋得諜報國主已至汴京重兵皆屯宿泗亦有至清



河口者 冬宋淵聖皇帝崩

Blank columns for text in the right-hand page.

大金國志卷之十四終

大金國志卷之十五

宋宇文懋昭撰

掃葉山房校刊

紀年

海陵煬王下

正隆六年時宋紹興三十一年也正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太史奏當交不虧羣

臣稱慶 自去冬主舉兵江上洵訛言主已崩幼主嗣立改元

新德南宋信之後使者回言無此事大金已授甲造舟必為南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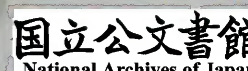
計 五月遣高景山王全往宋賀天申節宋帝見于紫宸殿時國

主恃其強盛欲渝盟久矣全因道國主意求淮漢之地及指取將

相近臣議事并報淵聖皇帝訃音且言國主以九月北巡今所指

近臣當于八月至金國大率皆慢辭也 國主令諸處統軍擇其

精于射者得五千人皆用葺絲聯甲紫葺為上黃葺青葺次之號





硬軍亦曰細軍國主每自詫曰取江南此五千人足矣六月宋徐  
喆來充起居稱賀使賀主遷都也喆未至盱眙金遣韓汝嘉先在  
泗州遂相見于淮岸口汝嘉傳國主語謂卿等雖來卽非所召可  
回令元指定一二近上人來須九月初定到汝嘉自盱眙歸諫國  
主寢兵議和主曰汝與南宋爲遊說邪遂賜死國主率其衆北巡  
至北邙山因改名其山曰太平慧出角 七月國主南遷汴京自  
左丞相以下具九節儀從迎主于南薰門國主及門而暴風雨至  
儀從皆不克舉主入內至承天門迅雷大風作天變如此

宿王國主親弟也諸王皆戮宿王獨存時主休于梁大使之言  
宿王嘗陰至太后處告曰郎主今信梁大使僞言廣築汴京用  
兵南入皆是敗國之事三王欲諫郎主不問已斬之矣今告娘  
娘望諫止之時母后方病命坐因問曰聞今廣築汴京竄民造

船聚糗糧制軍器果有之乎主曰有之母曰吾無他病以皇帝  
用兵不止遠征江南是吾病也若行此事民心必離亂之端也  
歷代無道之主皆亡國敗家者果有此行其能免乎主大怒曰  
非朕母乃梁宋國王之小妻也遂使護軍將軍赤蓋彥忠卽官  
中弑之以威言者于是左右縮頸國人以目而后徒單氏與子  
光瑛復諫主亦欲誅之母子俱避去三日方出

國主一日坐正隆殿召臣下問曰許多宰執孰有能爲統軍者右  
丞劉諤曰臣請爲之上喜卽拜諤爲漢南道行營統軍將二萬衆  
歷唐鄧以瞰荆襄又以金紫光祿大夫張忠彥統步軍孟州防禦  
使王彥章副之將五萬衆據秦鳳以伺巴蜀工部尚書蘇保衡統  
水軍驍騎上將軍完顏鄭家奴副之由海道將趨二浙餘兵國主  
自將焉



時國主與梁大使及妃嬪數人在宮遊觀聞人唱曲子其詞乃柳耆卿作望海潮也只詠錢塘之景主喜隨聲而入其唱者李貴兒出迎主問曰適唱何詞貴兒曰望海潮梁大司曰此神仙詞也既而后亦到遂飲酒時汴守孔彥舟進木樨一株主喜梁大使曰此花乃江南植以爲薪于是主問朝中誰曾往江南梁大使曰有兵部尚書胡鄰曾到遂召之首問錢塘之景鄰曰江南揚州瓊花潤州金山平江姑蘇錢塘西湖尤爲天下美觀其他更有多多美景但臣迹不得到只此數景天下已罕況于他乎主聞之大喜遂決意南征

九月西元帥合喜以五千騎自鳳翔大散關入鳳州界三十里攻黃牛堡宋守將李彥堅告急于吳璘璘馳至殺金平遣將援之彥堅督衆用神臂弓射却金師璘又遣別將至寶雞渭河夜劫橋頭

大寨金師敗又攻光化軍騎兵數百忽突入城宋守臣張超閉譙門令從者率郡人巷戰北軍死者數十人乃引去又攻信陽軍趙樽引兵赴之北軍引去 國主以右丞李通爲大都督粘安阿述虎副之令先造浮梁于淮水之上主遂自將南征時主衣橘紅袍所乘馬金甲自宋州出其後徒單氏與子光瑛俱送行主亦掩泣徐曰天實使之不自由也時兵號百萬羶帳相望鉦鼓之聲不絕南方大震 十月金師破安豐和光等州主既渡淮令萬戶蕭琦以十萬騎自花鰲鎮由定遠縣取滁陽路至揚州琦至藕塘駐軍令清先以百騎侵清流關南軍無與敵者遂長驅而入直抵滁州守臣陸廉棄城去琦復自滁州引兵至瓦梁扼滁河不得渡執鄉民歐大者問之大給以有路自竹岡鎮可徑至六合河琦從之俾爲鄉導遂迂路半日故六合居民皆得逃去琦得城不入徑自山



路趨揚州攻破之。北騎三千至樊城，宋翟貴王進戍樊城，不過二百兵，北兵經至城下，會無橋，不得渡，貴進引兵出戰，俱死焉。士卒半掩入江中，至晚北兵退。金師至順德，軍吳挺向起，敗之。吳挺向起，乃吳璘所遣，德順之師抵城下，有秦世輔者，與其父出降，金人執其母妻，招之世輔欲還其母，云還亦死，不還亦死，等耳，不若善事趙天子，金人盡殺其母妻。是役也，統制官朱勇被執，不屈，遇害。高師中力戰死，璘尋遣王中立，敗金人于治平寨，又敗之于照夜坡。

金人既得揚州，即遣人來瓜洲渡，劉錡敗之于皂角林。錡命部將賈和、仲吳超等拒之于皂角林，金人陷重圍，下馬死戰，數合，部將王佐以步卒百有四人往林中設伏，金人既入，張弩，俄發，金人以運河岸狹，非騎兵之利，稍引去，遂大敗之，斬統

軍高景山俘數百人

金師圍海州，宋李寶兵至，解圍，又敗金師于膠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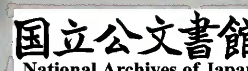
先是寶舟師至東海縣，時金師已圍海州，寶麾兵登岸，金人出意外，亟引去。于是魏勝出城迎寶，寶遣辯士四人招納降伏。時山東豪傑王世修輩皆以義旗聚眾，爭應為援。寶與子公佐引舟師至密之膠西石臼島，而金人之舟已出海口，泊唐島，相距止一山，候風即南。不知宋師之猝至也，寶伺金人之未覺，遣其將曹洋、黃端祈于石臼神，祈風助順，忽風自南來，眾喜爭奮，引帆挺，亦俄頃過山，薄于金舟，鼓聲震蕩，金人大驚失措。金師之帆皆以錦纈為之，彌亘數里，忽為波濤捲聚，一隅窘促，摧兀不能動。寶命以火箭射之，烟焰隨發，延燒數百，有不及者，猶欲前拒。寶令健士躍登其舟，以短兵擊刺，其徒盡殪之。其餘簽軍皆



中原舊民脫甲而降者三千餘人刺其將鄭家奴等六人惟統軍蘇保衡未發旋聞其敗自經死

金人侵陝州宋任天賜敗之十月渤海一軍萬人叛歸會寧府立葛王褒為帝主為內變所撓于是親統細軍駐和州雞籠山臨江築壇刑馬祭天必欲至采石而渡宋都統李顯忠未至虞允文夜見建康留守張燾議之燾但言已當死守留鑰丙子國主登壇建黃繡旗二中張黃蓋國主執小紅旗麾眾渡江時宋將李顯忠未至諸將莫肯用命盡伏山崦惟提舉張振王琪稍任其責允文督之敵舟漸近宋軍用海鰐船迎擊士自殊死鬥我舟沈溺數萬其回北岸者主皆殺之遂不能濟主自采石之敗乃北抵瓜洲宋虞允文亦自建康馳至鎮江時江岸有車船二十四艘允文同總領朱夏卿等相與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徑趨瓜洲迫岸復

回北兵皆持滿以待其船中流上下其轉如飛北兵相顧駭愕時主已聞李寶由海道入膠西焚其戰艦而荆剗成閔諸軍方順流而下主愈忿乃回揚州召諸將約三日畢濟過期盡殺之諸將相與謀曰南軍有備如此進有湣殺之禍退有盡戮之憂奈何其中一將曰等死求生可乎眾皆曰願聞教有總管萬載曰殺即主却與南宋通和歸鄉則生矣眾皆一辭曰諾主有細茸等軍不遣臨敵專以自衛諸將雖欲殺逆而細軍衛之甚嚴眾因謂細軍曰淮東子女玉帛皆逃在秦州我輩急欲渡江汝等何不白郎主往取之細軍欣然共請主從之于是細軍去者過半主語威勝統軍耶律勸農曰爾所將勝兵我明日自點數少必誅汝勸農自計兵已過半與其子宿直將軍母里謀亦欲弑主乙未諸將集兵萬餘人控弦直入主寢帳中左右親軍散走諸將射帳中矢下如雨





主卽崩并殺妃侍與謀事者十餘人皇子光瑛留汴京亦爲衆所殺時先一夕四鼓濃雲塞空東北有大星墜其聲如雷蓋不祥之徵也南宋有知數者詣行府上書云以太乙局攷之北主不煩甲兵冬至前自有蕭牆之變後果然 襄旣立追廢主爲海陵王諡曰煬后徒單氏爲海陵夫人 金師次茨湖守將敗之

茨湖在洪口之南與光化軍相對至是金人以海舟渡欲攻襄陽會風執不利不得著岸兵校史俊麾旗登舟擊却之

金師次全椒李顯忠敗之楊林渡又敗之金師乃退 十二月遣使入宋朝議和

金人移牒云正隆失德無名興師兩國生靈枉被塗炭已從廢殞見議班師各務散兵以圖舊好

海陵之死也死于揚州瓜州鎮之龜山寺時正隆六年十月也在

位十二年海陵少而知書旣長彌自矯飾府庫資財無所愛當世稱賢諸王之誅預有力焉而窺覲非望熙宗莫之覺也一咏一吟冠絕當時沈深嚴重莫測其志迨登極之後以法馭下勇于誅殺以會寧僻陋遷都燕京相宅未幾復營汴邑初而篡君繼而殺母背盟與兵構禍累年自采石與海道敗後海陵不勝其忿而身亦亾矣







起大名王友直濟南耿京大行陳俊倡集義眾而契丹之後耶律窩斡亦興于沙漠于是渤海一軍萬人叛之歸會寧府立裒為帝 十月庚子朔裒即皇帝位改元大定大赦天下黃河以北皆下之

大定元年

時海陵王正隆六年 宋紹興三十一年也

是月左丞相張浩自汴京錄國主赦馳

以報海陵海陵嘆曰朕欲俟江南平後取一戎大定之義以紀元是子乃先我乎命取書一帙示其下果預識改元之事即遣先鋒將郭安國回眾攻之令盡誅黃河以北之叛已者 宋虞允文敗海陵之師于西采石楊林渡眾軍殺海陵王于揚州元帥府 紫茸軍克宋秦州又侵茨湖為守將所敗茨湖在大江之南至是國兵以舟渡欲攻光化趨襄陽又為宋兵校史俊所敗 時海陵雖殞國兵未退宋楊欽敗之于洪澤鎮吳超敗之于楊林渡翌日乃

退 十二月國主知海陵被殺乃與皇子允升允迪擁甲騎一萬

趨燕京

大定二年

時宋紹興三十二年也

正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是月入都于燕告

祠天地社稷且告祖廟以父故名宗輔非帝王所稱改曰宗堯追諡懿宗故主直諡閔宗未幾改熙宗諡亮為海陵煬王封皇子允升為齊王充西京留守 二月遣使高忠建往宋告嗣位宋以中書舍人洪邁來賀登位使知閣門事張淪副之

紹興之和也近例屈節者凡十四事是時宋以徐喆館伴始更改之凡十四事其大畧更定朝謁與進書受書儀範及伴使與北使抗禮而已于是畧如汴京故事 國書曰審膺駿命光宅丕圖德合天人慶均遐邇比因還使當露悃悰爰從海上之盟護講鄰封之信中更多故頗紊始圖事有權宜始為父兄而既



損釁無端隙靡逃天地之鑒臨又曰願畫舊疆寵還敝國結兄弟無窮之好垂子孫可久之謀庶令南北之民長息干戈之苦邁至燕京鎖之館中抑令于表中改換陪臣二字 報書有曰名分既一言而定貢輸亦兩紀于茲又曰蔑夫致慶之詞要以難行之事實為大鑒再作禍端

是時金師攻虢州者敗于王彥攻汝州者敗于吳拱關陝一路喪秦隴環原熙河蘭會洮州積石鎮戎德順軍凡十二郡金州一路喪商虢陝華州凡四郡獨恃重兵堅守大散關可以扼宋師吳璘遣楊從儀等攻下大散關遂分兵據和尚原未幾金師又破河州驅老弱數萬層之選強壯數千充軍焚蕩其城而去又破懷寧府宋守臣陳亨祖登城督戰中流矢死 是時京東義士耿京率眾據東平府遣掌書記辛棄疾南附于宋授天平節度節制京東河

北忠義軍馬既而遣使往南宋通和遂不復通京遂為國中所殺正隆之渝盟也宋復取海泗唐鄧陳蔡許汝高壽等十州至是宋但得四州而已 時北兵猶圍海州宋張子蓋率兵往援仍聽張浚節制相遇于石湫堰率精銳先入王友直以所部力戰北兵大敗引去 六月宋高宗皇帝禪位于皇太子是為孝宗遣使劉琪來報登位行至境責舊禮不納而還

大定三年 時宋孝宗隆興元年也 正月窩斡餘黨蕭鵬巴耶律适里皆驍將也

自海道奔宋 是時國中聚兵積糧于宿州之靈壁及虹縣宋淮西招撫使李顯忠建康都統制邵宏淵議欲襲其二邑會元帥苔南宋書謂境土當以正隆以前為界宋張浚聞于朝且上出師計至揚州合殿前江淮兵八萬分隸二將濟淮顯忠取靈壁宏淵至虹北兵拒之顯忠東趨虹縣蒲察徒穆大周仁及右翼軍都統蕭



琦亦降會副元帥紇石烈志寧自睢陽引兵至城下次夕雨南軍兵大潰而歸士卒死亾甚眾資糧器械委棄皆盡

時副元帥紇石烈志寧遺書南宋宋令盧仲賢持報書以往大畧謂泗海唐鄧等州乃正隆渝盟之後本朝未遣使之前得之至于常幣固非所較第以兩淮凋殘之後恐未能充其數仲賢辭行時宋帝戒勿許四郡而執政命許之無傷仲賢至宿州僕散忠義懼之以威乃言歸當命許四郡遂以忠義遺三省樞密院書來凡畫定四事一叔姪通書之式二唐鄧海泗之地三歲幣銀絹之數四叛亾俘虜之人且約令十一月二十以前持誓書來宋湯思退為相遽奏以戶部侍郎王之望為通問使知閤門事龍大淵副之

五月立皇子越王允升為皇太子時國主以仁厚為上國部眾推

立長子允升次子允猷皆有勳勞至是允升登儲副諸子皆封王允升嗜酒喜遊獵膽勇能用兵每勸主南伐混一天下主不聽

大定四年時宋隆興二年也正月詔造總計錄大畧云正隆失德土木征伐

相繼而起有司出納動千萬計浩翰連年莫會其數臨急空乏惟有取之于民自今除每歲收支外竝將見管實在之數開具成冊使朝廷通知有餘不足之數且以革去吏姦候儲積果多然後議窠名之重輕攷撥定數曰寬減州縣優輕疲民 八月宋遣宗正少卿魏杞來充通問使國書之來已許割四郡但求減歲幣之半杞及疆國中以書不如式不受又求割商秦地及歸正人且求歲幣二十萬杞以聞諸朝宋帝命盡依初式再易書歲幣亦如其數是時宋丞相湯思退力主和議陰諭國中以重兵脅和 十一月元帥僕散忠義遂自清河口渡淮宋守將魏勝戰死劉寶自楚



州王彥自昭關南遁國兵蓋以未得所欲為辭也復自濠州繫橋渡淮又分兵破滁州至六合縣為宋步軍統制崔阜所敗宋使至潁河口見僕散忠義紇石烈志寧國書畧曰脩好齊盟出于初議中因曲見或為矛盾之言致此數年未講衣裳之會茲聆嘉報不替舊歡仰衛社之大忠謹睦鄰之高誼已遵要束無復異圖二將令與其介康誦同詣燕山國師亦罷 宋遣洪适為賀生辰使龍大淵副之其後國主所遣報問使副殿前左副都點檢完顏中翰林直學士楊伯雄至南宋持國書人見始謂江南為宋皇帝云 大定五年時宋孝宗乾道元年也正月大雷 二月賜高年孝悌力田人粟帛各有差赦河南諸州以被兵去處干戈塗炭故也 夏宋改隆興為乾道 四月報問使至南宋宋遣李若川來賀上尊號 元帥僕散忠義副元帥紇石烈志寧來朝國主宴之于正隆殿賜金帛

有差

大定六年

時宋乾道一年也

正月己酉朔大會羣臣于紫極殿始用百戲酒

三行則樂作鳴鈺擊鼓百戲出場有大旗獅豹蹻索上竿之類

夏熙州龍見

熙州野外樂水有龍見三日初于水面見蒼龍一條良久即沒

次日見金龍以爪託一嬰兒兒雖為龍所戲弄略無懼色三日

金色如故見一帝者乘白馬紅衫玉帶如少年中官狀馬前有

六蟾蜍凡三時方沒郡人競往觀之相去甚近而無風濤之害

七月暍熱國率戶內附以其地為資霖等州 十月宋遣使方滋

來賀明年正旦主亦遣使往宋賀會慶節尋又遣使往宋賀明年

正旦自後不書 十一月行幸東京行宮十二月庚寅還宮

大定七年

時宋乾道三年也

正月賜酺一日命羣臣賦詩京邑耆老亦會焉



頒賜各有差 十月免諸伎作屯牧雜色役隸之徒為白戶 十一月詔以往年兵士從征身殞陣場者蠲其家租賦 是月國中與南宋各遣使往來賀明年正旦

金國之待宋使也使副日給酒二十量罐羊肉八斤果子錢五百雜使錢五百白麵三斤油半斤醋二升鹽半斤粉一斤細白米三升醬半斤大柴三束 上節細酒六量罐羊肉五斤麵三斤雜使錢二百白米二升 中節常供酒五量罐羊肉三斤麵二斤雜使錢一百白米一升半 下節與中節同

大金國志卷之十六終

大金國志卷之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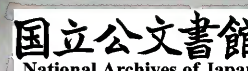
宋宇文懋昭撰

掃葉山房校刊

紀年

世宗聖明皇帝中

大定八年時宋乾道四年也正月詔增權場自南北通和始置權場凡權場之法商人貨百千以下者十人為保留其貨之半在場以其半赴南邊權場博易埃得南貨回復易其半以往大商悉拘之以埃南賈之來蔡泗唐鄧秦鞏洮州鳳翔府置場宋亦于光州棗陽安豐軍花驤鎮盱眙軍皆置場海陵興兵諸權場皆罷至此復舊仍令湊集去處增置其間 七月以水滂遣使巡撫流亾人戶 詔以踈決繫囚例為文具諸路淹獄動二三年在京者朕當親決不以暑月為拘其諸路獄案經久者取其尤而罰之





大定九年時宋乾道五年也二月命禮部侍郎完顏季烈思往遼東渤海一

帶詢訪官吏治狀按舉黜陟所至問民疾苦詔以完顏建忠為

左丞相紇石烈烏古為丞相翰林直學士楊伯雄為參知政事

十月廢北京府行臺省

大定十年時宋乾道六年也正月祀南郊望日大射于燕山之北大閱兵師

五日而罷詔以去年臨洮府路蘭秦河會州旱人民大飢命所

在官司存恤五月宋遣范成大來為祈請使為陵寢受書二事

也國書報復大略云和約再成界山河而如舊緘音遽至指鞏維

以為言援昔時無用之文瀆今日既盟之好既云廢祀欲伸追遠

之懷止可奉遷即俟刻期之報至若未歸之旅樞亦當竝發于行

塗抑聞附請之詞欲廢受書之禮出于率易要以必從于尊卑之

分何如願信誓之誠安在事當審處邦可孚休

自熙宗講和後所定受書之禮北使捧書陞殿北面立榻前跪

進南帝降榻受書以授內侍世宗初立遣使往宋報登位伴使

取書以進及後來再和循舊例降榻受書畢復御座至是宋帝

悔之因其報問使還及其年遣李若川賀國主尊號悉命口陳

祈削此禮不報

燕羣臣于同樂園之瑤池主因語及古今帝王成敗之跡大率以

不嗜殺人為本數年休兵民力少蘇唯獨貪殘之吏去行朝稍遠

恐為百姓之蠹宜時加稽察以革其弊知中書省字詰烈稽首曰

陛下言及此社稷之福也

大定十一年時宋乾道七年也正月祀太廟制諸州歲貢三人三月己丑

朝日子東郊五月宋遣使趙雄來賀國主生辰復附國書曰比

致祈懇旋勤誨緘欲重遣于輶車恐復煩于館舍惟列聖久安陵



寢既難一旦而驟遷則靖康未返之衣冠豈敢先期而獨請再披諒諭之旨詳及受書之儀蓋今叔姪之情親與昔尊卑之體異敢因慶禮荐布忱誠尚冀允從式符企望蓋去年范成大所得本國報書以欽宗梓宮為詞也至是雄入辭國主使臣宣諭云跪聽旨歸日傳語宋皇帝向來初講和曰宋朝來祈請徽宗靈柩已送還了再講和宋國自當來祈請欽宗靈柩父子同葬以時奉祀去年使來却妄請鞏維山陵上國止許奉遷并許一就發還欽宗靈柩上國已今搬取在此俟報聞今因聘使來輒附書稱久安陵寢難以輒遷及靖康靈柩亦難獨請向來已許遷送今返辭以為難于義安在朕念欽宗嘗在宋國作帝尚爾權葬深可矜憫今宋國既不欲請上國却當就鞏維山陵奉葬無一語及受書事 冬宋遣莫濛來充賀正使

大定十二年

時宋乾道八年也

春宋使莫濛入見時正月三日本國錫宴前

後循例無違者濛獨毅然以宋朝國忌不敢簪花聽樂為辭爭辨久之主從其請就館賜食 時河東河北大飢流人相枕死于道

詔所在開倉賑恤 冀莫澤潞絳解州賊盜大起詔元帥僕散忠

義等討之嘯聚山谷散而復合有連十數村屠之戮及無辜而強

壯迸逸竟不能制

大定十三年

時宋乾道九年也

春二月畋于南山 詔以頻年水旱百姓飢

斃分遣使者開倉賑恤仍斷食粟之畜 夏四月詔諸路有粟之

家供年之外悉貸飢人 西夏遣使來貢 五月壬辰朔日有食

之 冬十一月朔日有食之 是年宋下詔改明年曰淳熙乾道

盡九年

大定十四年

時宋孝宗淳熙元年也



大定十五年 時宋淳熙二年也

大定十六年 時宋淳熙三年也

延萬億永無極二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三曰天子之寶四曰天子行寶五曰天子信寶六曰皇帝之寶七曰天子神寶八曰御書之寶九曰皇帝恭膺天命之寶十曰天下同文之寶置符寶郎隸門下省大朝會則陳之

初粘罕南征破宋京師宋朝有玉璽寶印盡為金國取去此恐是南宋之物

八月宋遣左司諫湯邦彥來充申議使請河南陵寢之地也邦彥至燕國中拒不納既旬餘乃命引見夾道皆控弦露刃之士邦彥大怖不能措一辭而出國中遺賜邦彥受之如宋朝禮物則國中不受也宋帝大怒流邦彥新州自是河南之議始息不復遣泛使

矣

大定十七年 時宋淳熙四年也 正月賑大名府路飢恩濮滑三州民特甚流

亾孳死不勝計 詔天下勸民力田視每歲所入以為官吏殿最

以吏部尚書完顏世奕參知政事以權直學士院寶者年同知

中書省事 四月三日國主與太子諸王在東苑賞牡丹晉王允

猷賦詩以陳和者十五人完顏偉兀朮子偉探知其意直前頓首

言曰國家起自漠北君臣將帥皆以勇力戰爭雄畧故能滅遼滅

宋混一南北諸番畏懼自近年多用遼宋亾國遺臣以富貴文字

壞我土俗先臣昔在順昌為劉錡所敗便嘆用兵不如天會時皆

是年來貪安漸為人悔今皇帝既一向不說著兵使說文字人朝

夕在側遺宋所傳之主于是有志報復今朦骨不受調役夏人亦

復侵邊陛下舍戰鬥之士謂其不足與語不知三邊有急把作詩



人去當得否主默然左右皆駭目相顧知內省事余萬福向前扶之曰皇帝方權飲郎君却作苦惱人語邪扶起去之自是文武分黨如水炭矣

大定十八年時宋淳熙五年也正月翰林侍讀學士張酢吳與權等入對於

便殿因言及邊防事上言曰軍政不修幾三十年闕額不補者過

半其見存者皆疲老之餘不堪戰陣大定初已萬萬不如天會時

今沉溺宴安消靡殆盡矣願與大臣講明軍政以為自立之計主

從之 九月西夏遣將蒲魯合野來攻麟州至宕遵源有邛都部

之首名祿東賀者密與之通番僧諦刺者約日為應兵與戰祿東

賀從中而叛與西夏兵首尾夾擊之師燔戊子麟州城陷夏人擄

金帛子女數萬毀城而去

大金國志卷之十七終

大金國志卷之十八

宋宇文懋昭撰

掃葉山房校刊

紀年

世宗聖明皇帝下

大定十九年時宋淳熙六年也正月晉王宮僚張克己延晉王允猷宴于南

涼觀三鼓方散晉王因寢及晨觀門微啓有衣血擲地側衛直余

何都丞往視之晉王已殞胷口背傷侍女四人亦死詔大興府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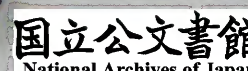
賊甚急會前門失官錢有張覲遂寧等在市嬉遊花酒損費金帛

殆不可勝筭眾疑其盜官錢因擒之閱其篋有金五百兩皆太子

允升所賜下獄鞫問乃知殺晉王者此輩實太子使之也縣密以

聞大興尹完顏珪密奏召二府議之且疑其不然太子允升覺之

詰曉微服佩三衛符出門晨夜奔馳凡三日至和龍上遣明威將





軍完顏宇馳騎追之宇年老不能馳逐允升至會同宣言南宮子孫弒逆我今在此發兵救國難國人聞太子至皆信自會同以北和龍以西皆受調發會宇至人心始疑宇至東謨與太子遇宇宣詔且約曰合戰至晡太子眾散詰朝宇進兵懸榜購募射龍淵人以允升首至有司請誅其妻孥凡八十餘人諡允猷為元悼太子大定二十年時宋淳熙七年也是年有亾遼遺族耶律幹罕為羣牧使聚兵十萬自號後遼皇帝結北地諸部為援主遣宣徽使紇石烈撒合輦為元帥將兵八千以討之生擒幹罕割耳鼻五十車主封撒合部強盛宜早圖之使彼無壯士方得主首肯之其心終仁厚不忍用兵也 七月立皇子昇王允恭為皇太子時主有子七人長曰太子允升次日昇王允恭次日晉王允猷第四第五失其名次日曰

鄭王允蹈次日衛王允濟太子既死允恭以次長立

大定二十一年時宋淳熙八年也二月河東南路地震平陽河中府隰懷晉

等州地震彌旬晝夜不止壞城壁屋宇人畜死者甚眾詔官給錢

瘞奠優恤死傷之家 三月詔兗州之曲阜修宣聖墓賜其家子

孫粟帛仍給守視十八

金國之初大軍至曲阜方發宣聖陵粘罕聞之問高慶裔曰孔

子何人對曰古之大聖人曰大聖人墓豈可發邪皆殺之故闕

里得全世宗時南北無事之久其崇文興化宜矣

大定二十二年時宋淳熙九年也三月詔卹民畧曰皇祖有訓非繼體敢忘

聖人無心惟百姓是念朕不承洪緒二紀于茲祇適先猷百為不

遠永言治理務在卹民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所以當饋興憂夕惕

載懷者也今天下粗安海內無事可使人分巡風俗申達冤枉孝



梯力田給以優復鰥寡孤獨時加賑濟其有蠹民害政之事一切  
罷行 七月集諸軍講武于宛平第賞有差

大定二十三年 時宋淳熙十年也

大定二十四年 時宋淳熙十一年也

大定二十五年 時宋淳熙十二年也 正月長白山二龍見解角交戲而去

長白山在冷山東南千餘里蓋白衣觀音所居其山禽獸皆白

黑水發源于此舊名粟末河契丹太宗破晉改名混同江

是月雨土 三月鄭蔡頴等州大水命賑卹之 七月以隆暑詔

州縣決繫囚

大定二十六年 時宋淳熙十三年也 二月詔曰曩者邊場多事南方未賓致令

孔廟頽落禮典陵遲女巫雜類淫進非禮自今有祭孔廟制用酒

脯而已犯者以違制論 夏河東大水蝦蟇鳴于樹上 是歲東

夷十一國朝貢

大定二十七年 時宋淳熙十四年也 正月元夕張燈琉璃珠瓔翠羽飛仙之類

不一至有一燈金珠為飾者都人男女盛飾觀玩至十八日而罷

大金之初皆不曉元夕張燈己酉歲有南僧被掠至其闕遇上

元以長竿引燈毬表而出之以為戲太宗見之大駭問左右曰

得非星邪左右以實對時有南人謀變事泄而誅故太宗疑之

曰是人欲嘯聚為亂刻日時立以此為信耳命殺之後數年至

燕頗識之至今遂盛

四月皇太子允恭薨詔立原王璟為太孫允恭二子長曰豐王珣

次曰原王璟璟嫡孫也

大定二十八年 時宋淳熙十五年也 七月京兆府路總管朮木石魯達以臥沙

羊入獻



關西羊出同州沙苑大角虬上盤至耳最佳者為臥沙細筋石  
營達所貢即此羊也

十月宋太上皇帝崩廟號高宗遣司農少卿邢璞來為告哀使至  
汴京國中錫宴欲用樂璞持不可自朝至夜漏下三十刻璞持議  
益堅國中不能奪竟撤樂忽遽而罷至燕京其閤門又令南使服  
吉帶入見璞又持不可日將出見殿上皆淺黃帷幄乃知帝本無  
他意也

大定二十九年

時宋淳熙十六年也

是冬宋以中書舍人鄭僑克賀正旦使閤

門張時修副之以歲暮抵燕時帝病已篤傳旨使人免朝見令就  
東上閣門進書僑與時修力爭以為東上閣門者乃臣寮進獻表  
章之地本朝皇帝國書豈當于此投進往復爭辨至漏下十數刻  
乃令且就館相待至元口晚忽傳帝命以使人欲面進書今已過

期可遣還明日帝崩實大定二十九年餘二日也太子允恭早卒  
立皇太孫璟追諡雍為世宗允恭為顯宗 世宗寬仁愛人雅有  
大度歷視兩朝親見干戈之荼毒崎嶇日久心頗厭之中原百姓  
不堪海陵之虐而大名王友直之徒相繼竝起以興宋為辭遼東  
渤海之眾服其賢厚而正隆渡江之銳竟挫于謳歌之化適南北  
未定猶有交爭和好既成迄三十年無寸兵尺鐵之用嘗遇飢年  
每命所在官司開倉賑卹諸國來朝有見其強盛而致疑者終不  
肯加曖昧之誅是致戶口殷繁充實北人謂小堯舜云 是年二  
月宋孝宗禪位于皇太子是為光宗自稱太上皇移居重華宮

大金國志卷之十八終



不辭其勞之望而大各王支直之封册雖宜且此亦非無意也  
 大興烈顯兩陣既具干丈之茶毒油油日入亦融烈之中氣百倍  
 立皇太后與母益蘇蘇世宗次恭為顯宗世宗實才愛人慈育  
 顯宗嘗戲問曰帝貴實大家二十代年翁二日也夫七宗恭早之

大金國志卷之十九

宋宇文懋昭撰

掃葉山房校刊

紀年

章宗皇帝上 在位一十九年

章宗皇帝名璟世宗皇帝孫顯宗允恭之子也幼好學善屬文  
 寬裕溫和朝野屬望母趙氏即故降授于牛衛將軍鄆王楷之  
 幼女世宗時封原王為正嫡孫遂得立為嗣居春官未及二年  
 而世宗崩正月甲午即皇帝位大赦天下改元

明昌元年時宋光宗紹熙元年也二月文武百官各增二級甲辰祀上帝于南

郊乙巳享大社丙午享大廟三月賜高年孝悌力田者粟帛有

差鰥寡孤獨優加賑卹遣大臣巡視天下風俗四月翰林學士

兼樞密院張克己參知政事以有建儲之勳也左僕射知中書



省李詰烈加太保同知中書省王昌禹為右僕射直學士吳與權兼侍中 夏國入寇嵐州又寇石州

明昌二年時宋紹熙二年也正月加上太后趙氏尊號曰壽福御宣華殿集

百官及宮人內外命婦大列妓樂又縱諸伶人百端以為戲樂命三月拜經童為相經童者僧童也 五月封監女為貴妃監女者

大金有官監凡用兵所擄婦女良者皆入此監以為奴婢所不齒者是時內庭之事惟貴妃之言外庭之事惟乞兒李點檢之說于

是朝綱不正軍民胥怨 回鶻國遣使來貢 西夏陷鄜坊州又攻保安軍

明昌三年時宋紹興三年也二月內侍江淵除內都知省淵益恃恩用事主

之登極也尊禮大臣事不自決召朝臣文學者及禮學官于宮宴會令以經義相質手筆指問酒酣各賦詩盡懽淵出入宮掖大受

四方饋遺國體始弱矣

明昌四年時宋紹熙四年也十月誅鄭王允蹈世宗第六子于屬為叔先是

允恭太子既薨允蹈次長當立樞密院張克己以宮僚私意贊立太孫然允蹈性寬厚母亦趙氏遠避恩寵中外無黨世家稱其局

量諸武將謂其有外家風不甚附之太孫既立每見之有愧色是時主日久酣飲外間章奏不許通京師謠言云東欲行西欲飛中

間一路赤垂垂我醉不醉知不知完顏高完顏志同見人心危疑且聞主嘗憾之密謀立鄭王而鄭王實不知也其妹夫唐适蒲刺

兄察為統軍與高等相會于菩提寺高泣謂察曰皇帝昏惑不能君道公可與弟同達意于鄭王王亦許之由是謀議漸廣高從兄

為中山守志同弟志寧為從中起內侍俞三德素惡江淵高密結之伺主動靜為應會唐适家二奴以資易馬與張衛為适所逐具



送大興府鞭之适婢春英先與張通适不知也一日婢立于看位見張從外來隔窗呼之與語告以駙馬與衆謀立鄭王二奴詣大興告變大興尹蕭宗裔送二奴各囚一所責狀言之皆同遂密奏主時與鄭宸妃張婕妤皆醉臥未興申漏六刻江淵以水沃面徐告其故夜遣東墜主李白曜西墜主張飛龍御前將軍完顏黑鐵分兵擒捕置獄會同館獄成鄭王允蹈及駙馬都尉唐适蒲刺同母妹新興公主榮安公主並賜死餘同逆者夷三族其誅鄭王詔書曰天下一家詎可窺于神器公族三宥卒莫遁于常刑非忘本根骨肉之情蓋爲宗社安危之計亦由涼德有失睦親乃于間歲之中連致逆謀之起恩以義掩至于重典之亟行天高聽卑殆非此心之得已興言及此惋嘆奚窮是時主淫佚自用聽讒多疑旣誅允蹈又黥其伯允中于平陽

明昌五年

時宋紹熙五年也

正月大通節度使愛王大辨據五國城以叛

初大辨鄭王允蹈之子也允蹈二子大辨居長年十六明斷果決封遂寧郡王明昌初遷愛王大辨居閒常說其父曰太孫旣立大人處嫌疑之地宜思避禍不如乞外鎮可以自安允蹈不從然東宮黨以其性寬不疑太妃與允蹈母爲姊妹每相慈愛張克巳等獨以大辨爲疑方大辨之生也其母蕭氏夢一人乘馬持刀自南至稱云南紹興主遣來覺而與其姑言之及生趙王捧之而泣曰汝自南來邪允鍾愛撫育世宗以其母死俾在趙貴人處年十二始遣出會蒙人累寇邊大臣議遣親王統兵鎮撫大辨乃請行世宗以其年弱不許完顏赤曰愛王雖年少然志氣明決度必可任遂遣之至鎮大得諸夷之心及允蹈之誅也其奴樵夫者急遣人往報愛王使爲備越三日以密詔令五國副都統邪律康孫圖之



康孫既至與其心腹完顏天應謀之天應得密詔許諾徑以攜入示愛王垂淚言曰四大王已死郎君當如何愛王曰公欲見殺我無奈何天應曰天應受大王父子大恩今日主上所爲非人理不可坐受戮辱蓋思爲救國雪恥計愛王起拜曰惟公命翌日嚴備延康孫入徐謂曰有詔見殺耶律康孫知事泄哀泣祈出都典客骨孛興曰無此事大王且勸中大使酒康孫垂淚飲之急上馬至驛而死次日愛王爲父發哀內外諸門悉皆嚴備調發上國兵七萬人爲城守計三路提點万俟兀馳驛奏愛王叛國主遣皇弟東安王瑜將河北兵五萬武定王瑤將燕兵五萬往攻之至桑乾川遇愛王將骨孛興與戰河北兵大敗瑜僅以身免 三月大起河東陝西路簽軍一十五萬上京路簽軍五萬命東安王瑜完顏進等分路攻討約會于五國城愛王聞大兵至憂懼不知所出掌書

記何大雅說愛王曰主以君討臣今茲之來頭執甚重萬一戰而不捷後將誰繼不若求援于大朝爲討之愛王許諾遣大雅往聘約以其子雄爲質破國之後軍儲金帛惟其所取許之 五月完顏進等兵至東堙津骨孛興戰敗退保五國城進追至城下因圍守愛王遣親將禾寶奴當狐北口兩山之間築城堡堅守不動糧車至輒爲所奪進軍乏食天時方暑率皆飢困二十七日國主遣完顏宗慶往攻寶奴壘以通運路內樞密王漸固爭謂宗慶輕銳無謀用之必敗事宗慶亦不欲行乃遣蕭三奴李用辰往三奴將至北狐口天漸明大霧四起遣上國兵四千人藏伏北山之下以糧車自東上鳴鼓張旗運夫呼嘯寶奴出兵襲之勝負未決伏兵倏起奪其城植旗其上寶奴出兵顧見之皆驚潰寶奴自殺運路遂通愛王見執急留其妻兄兀律卿與子雄守城自往北路至平



天漠而大朝將兵已至愛王大喜以手指天下馬與大朝首將稽首相見奉獻金寶十車首將喜曰大王無慮待即與戰北人言我為郎也兵將至五國進等與戰北人禿體大搥以入以一當百進兵大敗乘勝襲逐至和龍東津是年六月宋孝宗崩嗣帝光宗臥疾猶未能出就內中成服秋七月光宗禪位于皇太子是為寧宗遣使鄭湜來告登位范仲玉副之改明年曰慶元

明昌六年

時宋寧宗慶元元年也

自愛王之叛師旅大喪頗憂之太后亦勸主

勤國事江淵等每以權言解之曰兵師雖敗死亡無多鄭宸妃執孟勸主遂歌解愁曲且曰用兵勝敗亦是常事外間人喜禍欲皇帝成疾主喜復縱飲達旦以是為常宸妃者故南宮華原郡居中之曾孫女也在世宗晚年甚嬖之江淵及內侍江從一季璉侍上宴因言昭儀善舞主見而喜令淵納之集慶宮晨夕往焉主時

或酣醉日昃不果視朝三省黃案委令裁決昭儀或坐膝上批詔內降慧黠便媚善能詼諧淵時獻珍寶服玩以相固結太后以為言主令改姓鄭號宸妃明昌盡六年

承安元年

時宋慶元二年也

是年內侍御江淵用事太后與主皆信之淵公

受賂遺除拜生殺皆出其口或以事故不入則機務填塞不即報下張克己等朝夕候其門下夏人入寇河東陝西喪師連年淵皆不即以聞完顏偉上疏諫在都堂慨慷謂右諫議鄭遂良等曰太宗皇帝與忠獻忠烈王百戰以有天下忠烈王臨終以夏人蒙人為憂遺奏極切今乃內外偷安惡聞敵患獨不聞耶律趙氏將亾之時乎淵聞而惡之諷東臺御史劾其短除名為民徙居代州偉乃忠烈王兀朮之次子也年已六十性耿介習兵事偉既貶中外惕息

惕息



承安二年

時宋慶元三年也

是年天下大旱山東及澤潞間寇盜屯結至萬

餘人樞密院奏遣右統軍完顏高副統軍完顏志同討之凡七萬人給錢五千軍裝悉令自制高見樞密謝世虛言軍怨詈恐不堪用翌日奏事主曰高等欲以此相恐懾邪二人皆罷別遣龍虎將軍張天翼江淵仍奏遣其弟副都知省事江源監其軍祕監田邁奏宦者監軍唐之弊政趙氏常用之河東之戰忠獻王粘罕椎鼓大呼童貫以走太祖起自龍朔太宗討定兩河皆用功親總軍今忽變更舊制士心亦離不聽詰旦早朝邁坐于待漏院淵揚馬過罵之曰癡南虜敢言我家兄弟邪邁遂求出知鄭州淵怒其抵抗改移潞州兼督軍糧欲以乏軍興之罪令其弟害之邁哀祈于左僕射完顏真真言于淵遂寢新命十二月丙寅天翼源辭行至會同館前源聞所調之兵怨語藉藉懼為已害歸白其兄乞免行

天翼因其懼令奏諸朝求添賜庶以結軍心有旨從之然有司視為具文支給滅裂至安肅軍天翼懼變連奏乞厚加資給有旨令河東運司支辦及潞州與賊連戰皆敗天翼戰死寇執遂張潰兵皆聚天井關潞守張清臣不知為計急奏求援

承安三年

時宋慶元三年也

春國主幸蓬萊院內宴內侍都知江淵與焉時

所陳玉器及諸玩好盈前視其篆識多南宋宣和物惻然動色宸妃解之曰作者未必用用者未必作南帝但作以為陛下用耳宸妃嘗與主同輦過御龍橋見石白如雪歸而愛之白國主于蘇山輦至築巖洞于芳華閣凡用工二萬人牛馬七百乘道路相望會是冬賞菊于東明園主登其閣見屏間畫宣和艮嶽內侍余琬曰此底甚處琬曰趙家宣和帝運東南花石築艮嶽致亾國敗家先帝命圖之以為戒宸妃怒曰宣和之亾不緣此事乃是用童貫



梁師成耳蓋譏琬也顧見江淵又謂曰我嫌余琬來破壞我事却又忘了都知勿怪勿罪淵合手謝時朝政多秕名器混濫吏部尚書余淵時奏言旬日之間斜封補官凡二百人乞行追汰奏入不省起居郎兼諫院木良器上疏諫貶濮州同知

大金國志卷之十九終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

宋宇文懋昭撰

掃葉山房校刊

紀年

章宗皇帝中

承安四年

時宋慶元五年也

二月詔建太學于京城之南總為屋七十有五

區西序置古今文籍秘省新所賜書東序置三鼎彝俎豆敦盤尊壘及春秋釋奠合用祭器于是行禮于辟雍祀先師孔子召郡國學生通一經以上者居之公卿以下子孫竝入學受業每季臨觀課其優劣學徒甚盛諸生獻詩頌及賦者四百人國主博學工詩曾于雲龍川泰和殿賞牡丹詠詩時五月初也詩云洛陽穀雨紅千葉嶺外朱明玉一枝地力發生雖有異天工造物本無私先皇顯宗亦嗜詩曾于世宗朝右相石琚生日賜以一詩云黃



閣今姚宋青宮舊綺園繡絺歸里社冠蓋盡都門善訓懷師席  
深仁寄壽尊所期河潤溥餘福被元元又次高駢風箏韻云心  
與寥寥太古通手隨輕籟入天風山長水闊尋無處聲在亂雲  
空碧中皆得詩人風騷之旨也

九月太后趙氏薨太后寢疾時主入白起居宸妃亦至后曰我有  
一心願未遂宸妃能成我意乎我家三四百口爲湯王所殺叢冢  
在和龍我欲創一寺在彼以追薦冥福歲時奠享我不敢費公錢  
我自有錢七萬可以辦汝但說與皇帝要時時省得我死瞑目矣  
越旬太后薨宸妃以其遺留分與中外姻親及諸趙女之在京遠  
近者以手詔下和龍府起大明寺建九級浮屠遣太后殿內侍侯  
衍往監造務極壯麗且度僧三萬人施以度牒時征行調發民方  
厭苦聞有度僧之命遠近犇就遂及五萬人于寺旁建八寺以處

之右諫議胡列壁諫不省 時國兵屢敗愛王處和龍北凡國家  
始興之地皆失之主見兵革未已心亦憂之宸妃及諸御女多勸  
以酒嘗乘小馬命官人攜酒榼鼓樂徧趨池館意之所悅必留飲  
至夜嘗一日謂魯王琚曰蹈叔父子如此倣者必衆人多勸我莫  
與汝等語琚泣曰兄弟不信尚誰信邪周公誅管蔡封康叔豈可  
以一槩疑之由是諸王皆緘默如痴風焉

承安五年

時宋慶元六年也

自愛王叛後北兵連年深入加以荒旱所在盜

發嘗遣秘書監虞世奔說愛王以世襲王封竟不得要約而還  
是年大軍大舉深入至斯波川驅兵十日以俟河冰合和龍帥完  
顏太康集兵禦之于東津大軍長驅而前愛王之兵在後太康令  
人椎冰伐柴薪燒川燎于岸刻木爲舟中積熾炭冰不能合大軍  
在對岸愛王兵與之合自君子津濟 十二月丁酉陷大都城圍



和龍太康之兵皆潰其子根在城中與同知章去疾極力城禦大軍攻之凡十七日陷大城去疾退守子城大軍拆民屋為層樓用牛車挽橋梁石裝砲當之者糜碎二十九日和龍陷遂取東灤平三州余崇義遣樞密官屬同立好古載金玉美女自山後出居蹕嶺逾大漠涉東韓白龍城使蒙國蒙人聞使至甚喜好古因說之襲草地可以大獲蒙人從之次年三月蒙兵犯北部敗其衆于骨立追襲餘兵徑至楊割城聞之始懼亟回師大興以北千里蕭條耕桑俱廢加以早曠民不聊生是年宋遣戶部郎中趙善義來賀生辰未幾又遣都官郎中吳旴為孝宗太上后崩告哀使善義還至雍邱因與本國人爭下車子處忽謂之曰爾方為北國所擾何暇與我交爭莫待要南朝起兵夾攻邪其下共調護之伴使乃不爭翌日伴使謂趙曰昨日國信尚書所言某等歸上頭莫須奏

過否趙皇恐以醉為辭具謝之事聞趙遂坐奉使生事免官 旴之使也善慶未還國中以奉使驟來疑偵其國中事旴之旴貽未即納陰遣人至臨安伺之得其實而歸乃遣使來迓旴入境與趙遇于途兩使分道而過各不相聞但私以片紙往來而已 秋宋

光宗崩

泰和元年

時宋寧宗嘉泰元年也

是年有羣牧使耶律得壽叛聚兵數萬以毛

尾為大帥主拜十一騎為元帥馬紇石烈善樂為招討使將兵三十萬以擊之誅德壽毛尾遂追其餘衆至草地凡六十日而歸冬浚界壕深廣各三丈東接高麗西達夏境列屯戍兵數千里防其復至

泰和二年

時宋嘉泰二年也

五月國主大晏于西涼觀鄂王資起白主曰天

時人事不順如此日已晡恐勞聖躬請駕輿主曰方與諸王公樂



飲何勞邪資泣曰國兵屢敗邊地蕭條兩河盜起北兵雖退差涼復來豈是樂飲時也主曰我嘗謂與公等相見偏說撓人心懷事資遂請退不許且曰王欲飲醜邪侍郎李西華前曰資是憂國然言之非時不足加罪主曰卿等常自為一黨以非我也自是多以暑熱不視朝日夕與宸妃及諸內侍為長夜飲詔大興府擇民間女子十三以上三百人有恣色黠慧者進入禁中教為酒令及効市肆歌勸大興尹完顏天穆奏稱天旱正屬禱祈索女恐招怨詈且非敬天修德之事翌日有旨降秩罷知耀州

泰和三年

時宋嘉泰三年也

是時宸妃嬖幸用事軍中奏報悉令裁決妃見

有急切多屏不奏間有少捷卽以示主且喜且笑會寧陷失平灤破壞主皆不知也一日謝世雲完顏世卿奏言之主始駭然顧問內侍直李汝回曰汝輩更不說邪汝回曰章疏在宸妃處臣等無

由得見世卿曰太宗討趙氏之罪凡攜其三千口來今日亂國家皆是其女孽此天也世雲曰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信哉

泰和四年

時宋嘉泰四年也

三月中天以北其色殷紅如血司天官奏曰十

年後主天下大亂主怒曰如此全盛豈十年能亂之乎六月愛王發疾卒其子雄三大王立大將共戍其國且約以進兵雄以持父喪辭大將怒遣其掌文官顏飛責讓之初愛王定約以國家初起之地及故遼封疆自溝內以北歸之于北溝南則為已有累歲結謀用兵愛王無分毫得也至是使來責之雄畏懼而從十二月葬父愛王于冷山遂進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終

